

熙朝名臣實錄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一

秣陵 焦 竑 輯

太師李文達公

李賢字原德鄧州人。生而氣宇凝重。舉宣德七年壬子鄉試第一。方宴鹿鳴。有鶴數十。旋繞廳事。上布政使李昌祺舉酒酌曰。將必有名世之士乎。癸丑舉進士。奉命察山西河津蝗災。時學士薛瑄以御史家居。賢往造焉。英宗嗣統。賢上疏言。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使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乞勅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

唯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患雖議者難之而已巳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虜賢言始驗也正統元年丙辰授吏部驗封主事會有旨文武誥勅三年不得請必候九年賢復上言此獎勵臣下之良法若候九年則得者恒少不得者恒多廉貪不分勸懲不立乞仍舊便十年乙丑陞考功郎中轉文選十四年巳巳秋虜寇大同時闖王振力主親征吏部侍郎當扈從以疾告賢代之英宗北狩扈從官多預難賢瀕歿而還景泰二年詔議禦虜長策賢請用戰車火鎗行可驅敵出境止可衛民力耕是年以廷薦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壬申奉命察四川有

司不職，又明年癸酉，還京，改戶部。五年甲戌，轉吏部。英宗復辟，一時輔臣多竄跡，遂以人望召賢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典機務。未幾，進吏部尚書，兼官如故。左右欲以汪后殉葬，上問徐有貞及賢，賢言景泰初，汪后卽不得志，况二女皆幼，可憫。臣愚以爲宜厚遇之。上憮然以賢言爲然。山東奏民飢，雖得內帑銀三萬而不足。上復召有貞及賢議，有貞持不可，曰：散銀有弊，無益飢者。賢言天下之事未嘗無弊，顧奉行何如耳。散銀有弊而不貸，是視民饑然而不拯也。因墮廢食，豈爲人上之理。上深以爲是，命增銀四萬兩，時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以迎。上復

辟功竊弄威福。上漸不堪。密語有貞及賢。會亨率兵西征。御史楊瑄劾吉祥與亨縱家人奪民田。上嘉瑄敢言。命吏部識其名。亨還與吉祥謀。此必有貞及賢所使。相與懇於上。言已有迎復功。爲有貞賢等所傾。因伏地流涕不已。乃諭旨言官劾賢等。并下詔獄。其日風雷雨電大作。損殿宇。公署瓦木。上悟釋之。俱詔謫外。賢得福建布政司叅政。將行。吏部尚書鹽山王翱是日得專對。語有間。上曰。李某不宜與有貞同罰。王翱因頓首力言。賢淳謹。可大用。只宜暫改南京。翱意賢且可遠去避禍。不意上顧不喜。曰。南京遠。宜留賢。吏部左侍郎學士踰月。承天門突。

詔復尚書。上思建庶人，幽大內六十年，欲赦之。賢曰：

陛下此念，太祖在天之靈實臨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意遂決，遣中官衛送，居之鳳陽，出入自便。御史劉濟劾

太傅安遠侯柳溥敗軍之罪。上曰：與賊遇，安能保其無

損，且將校聞濟言，豈不解體？欲遣人繫溥，賢曰：耳目之任

職所當言，唯明主用其是，而舍其非，不當見譏也。石亨等

遂乘間讒賢，以爲阿護文臣。上知賢已深，大悟，賢言爲

是，溥得薄責，已而溥還自陝西。上曰：溥爲主將，畏縮致

敗，不罪，何以警衆？遂下溥獄。初，上於便殿屏人謂賢曰：

吉祥好預國政，聞四方奏事者，必先造其門，奈何？賢曰：人

主之權不可下移若陛下每事自斷公以處之則彼漸不敢預而趨附之人自少矣會石亨敗家居其從子定遠侯彪謀出鎮大同諷大同薦已上廉其詐并逮亨置法因問賢迎復事賢曰當時亦有要臣者臣不敢從上惟之賢曰天位乃陛下固有若景泰不起羣臣表請復位名正言順何至以奪爲功也奪之一字何以示後此輩實貪富貴非爲社稷計倘景泰先覺亨等不足惜不審陛下何以自解幸而事成得以貪天之功然天下人心所以歸向陛下者因正統十數年間凡事減省與民休息耳今爲此輩損大半矣上竦然大悟詔凡以迎駕奪門

冒功陞者四千人悉褫職中外肅然蓋非賢忘身殉國不
避讐怨莫敢發者是冬賜甲第一區賢上章懇辭上曰
聞卿舊宅去朝頗遠特賜近居以便宣仕也遷居日上
及皇太子皆有落成之資時江南北大水加以師旅賢
言宜布寬恤之典遂罷天下所取花木板枋之類乃暫免
采柴追馬清匠刷卷諸事而采柴一歲省銀三十餘萬兩
吉祥從子昭武伯欽殺人事覺欽懼與吉祥養奴士謀不
軌欲幽上於南宮而立皇太子是日因西師行乘機
入內爲亂朝臣當道或有賊者戕害之擊賢傷首及耳且
持賢謂曰某等迫於讒聞不得已爲此請入疏申救我賢

曰爾既殺讐，憤能止戈，反正我當言之。上得疏，乃知賢在。既脫難，急召入宮。賢手疏曰：逆賊就擒，此非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且自古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唯權奸欲塞之，以遂其非。自石亭等排黜臺臣，言路閉塞，遂至此極。上悉報可。下寬恤條，而以開言路殿焉。賢以西師未解，而京師有變，大軍不可輕出，請復都御史王竑，俾與兵部侍郎白圭分道禦虜。虜引去，邊臣請罷兵，而議者懼有後警。賢上言：兵出在外，可暫而不可久。暫則爲壯，久則爲老。且虜安能保其不來，若慮其復來，更無休息之期。况人民供輸疲困已極，宜趁河開班師，使民得

屯種爲便。上命廷議。卒從賢言。七年癸未春。上以足疾不視朝。召賢曰。大祀將至。而疾未愈。欲遣官代行可乎。賢曰。亦須至壇所。雖不能行禮。人心亦安。上至齋宮。復召賢曰。朕惟俯伏艱於起身。欲令一人扶之。何如。賢曰。陛下能力疾行禮。尤見敬天之誠。遂竣事而還。八年甲申春正月。上不豫。臥便殿。召賢諭曰。今庶事頗寧。而大者反搖。奈何。賢頓首伏地曰。此國本也。上曰。然則必傳太子位乎。賢又頓首賀曰。宗社幸甚。上起立召太子。至賢扶。太子曰。謝謝。太子謝。上抱。上足泣。上亦泣。讒竟不得行。太子卽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餘官

如故會突異屢見大風拔郊壇樹木飄瓦賢疏上無狎左
右聽其冒誘吳后廢飛語欲害賢上遣衛士宿賢家出
入呵護總修英宗廢皇帝實錄成有司請造鹵簿已得
旨矣賢聞之亟入言先朝所造車駕尚有貯內庫未經御
者今恩詔方頒百姓始得甦息奈何復爲此上卽日
寢其旨會奪門功冒陞者又羣竄訴上賢言曰白石亭
輩此舉之後人以得富貴之易貪利者唯幸有事宜早治
之且請復故少保于謙等官賜祭改葬以雪幽枉上亟
是賢言命兵部按其以迎駕奪門陞者自太平侯張瑾與
濟伯楊琮以下俱奪爵蓋賢欲消患於未萌故於上卽

仇極言之由是洵洵者衰息有識者至今以爲難丙戌二月間榮祿公之喪詔起復賜賻甚厚復賜素品備途中食用而令有司爲營葬事遣太監林興輔行既抵家襄事興卽日促賢上道五月至京師入見上慰勞有加而賢感疾浹旬不愈以是年十二月十四日卒於賜第享年五十有九贈太師諡文達李禿翁曰蚤知起復到京卽病故不如終三年喪矣然此人不壽非國之福也故至于今猶令人痛時會試被黜者訴考官有弊上以章示賢賢曰考官實公如臣弟讓亦不在中列可見矣上意遂解言路屢闕屢闢而不至於銷鑠皆賢力主之其薦用耿九疇

軒輓年富王竑李秉程信姚夔崔恭白圭許貴顏彪馮宗
諸文武大吏皆得人

菽園雜記云羅修撰倫疏論南陽李公奪情事謫泉州市
舶提舉章編修懋黃編修仲昭莊檢討杲皆疏論元旦觀
燈事章謫知臨武黃謫知湘潭莊謫桂陽州判後淳安商
公復入閣言於上皆復其官於是羅爲南京翰林修撰
章黃皆爲南京大理評事莊爲南京行人司副適廬陵陳
公文卒有爲詩悼之者末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倫
已復官蓋先是大臣遭喪奪情起復比比皆是至是始著
爲令聽終喪三年奪情起復間亦有之然實出朝廷勉

留至意如南陽李乃可。

寓圃雜記云天順間錦衣指揮門達好陷害人同時有袁彬指揮者隨英宗北狩有護蹕功達恐其逼已令邏卒發其陰私欲致於死有楊暄者智謀士也素識彬因抱不平爲彬訴屈奏達違法二十餘事奏入上令達速問暄至神色不變佯若無所與者達歷詢其事皆曰不知且曰暄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君侯屏去左右暄以實告因告曰此內閣李質與君侯不善因爲此奏使暄投進瑄實不知所言者何達聞甚喜方飯至卽以酒肉賞之早朝達以其情奏上命押諸大臣會問於午

門之前方引暄至達謂賢曰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無干也賢驚訝暄卽曰此達以酒肉賜暄使暄言如此昨庭中有某某見指斥所奏達二十餘條略無餘蘊押官與大臣皆曰達不能辭其罪矣錄詞以進上命法官正達罪謫戍廣西以必暄得脫袁復寵任如故京師人多能道其事者又云天順改元徐有貞方得君上問所正可用否有貞曰世剛褊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賢何如有貞遂替賢因得入閣

雙溪雜記云宣德間三楊用事勅方面風憲郡守令在京三品以上官舉保天順末李賢始令吏部方面官有缺推

舉二人請旨簡用至今爲例。

瑣錄云天順七年錦衣衛指揮門達總管校緝事兼鎮撫問刑權傾中外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者唯李開老與袁指揮彬耳謀欲排去之乃拮據數十事以聞上欲

法行但諭之曰從汝掣去間只要一箇活袁彬還我彬既

下獄拷訊苦楚莫能自白宜廟書後法之補今宜在學之歸時有一藝人楊暄善倭漆畫器

而○使○與○之○持

號楊倭漆者憤疏論救達欲并中李開老逼楊暄指爲李所嗾楊懼拷歿於獄乃詐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於此無人証見不若請會多官廷詰我對衆言之李無得辭達信之明日遂遣二官校徑詣開門要李出午門聽對楊大

言曰、或則我或何敢妄指、我一市井小人、如何見得閣老、鬼神昭鑒、此實達教我指也、達失色、由此彬得從輕、楊亦免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亦遣校尉往緝、務欲傾李達、專坐勦誦、成彬復職、假送達出城如禮、亦人所難矣、

瓊綴錄云、公爲人恭莊嚴重、天順庚辰、會試罷、予同衆考官見公、詢及人物、予曰、五經魁中、張元禎神童也、人物獨王一夔、及請選庶吉士、元禎不與、公曰、此神童、不可以貌取、急追回與之、成化丙戌、廷試、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爲第一、公曰、論文不論書、卒取羅倫第一、憲廟

卽位踰年，公丁父憂，乞終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公，其中詞涉詆訐，公怒，力辭職。朝廷黜倫乃已。予引文彥博待唐介故事，請留倫。公曰：潞公市恩歸怨朝廷，吾不可襲。此公之言，未爲無理。禿翁曰：襲亦不必，要不襲亦不必。總是愛官做耳。又云：天順中，李文達獨見寵任，時冢宰王九臯、大司馬馬昂雖蒙英廟眷遇，而實賴公維持。公凡有所薦，必先諭意於二公。及至御前，時文官則諉王公，武官則諉馬公，或時自舉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是某等再審以是。上不致疑，下皆信服。又云：天順初，徐有貞、薛文清、許道中皆被逐，唯李文達端凝得體，薛離學行

老成而因妻對，誤稱學生，遂失寵求退。徐貌陋心險，許鄙劣放曠。英廟始見徐，退論左右曰：徐有貞，可惜無福。有貞一日入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噓然而笑。至東閣會揖後，與許稍笑不已。岳正進對盡言，而唾涕濺御衣，不自覺。英廟嘗諭侍臣曰：齷齪子對我言，指手畫脚，故此數人旋被棄斥。唯李始終保全。

李宏甫曰：既已食君之祿，官居一品，君命起復，卽宜不俟駕行矣。不必恠東恠西。謂彭華嘖使羅倫以代公表白。使羅倫亦蒙不韙之名也。余謂若欲盡孝，自不宜出仕。既

有古
大臣
以道
事君

出仕藉君養親。又持終喪之說以買名，皆無廉耻之甚者。苟在朝不受俸，不與慶賀，不穿吉服，日間入公門理政事，早晚焚香哭臨，何曾失了孝道。况忠以事君，敬以禮國，委身以報主，忘私忘家，又忘身，正孝之大者，乃反以爲不孝。可與天順反正，八年之間，非文達挺身負荷，則曹石之徒，依然敗壞潰裂，不可收拾矣。何莫非文達行孝去處，而必以區區廬墓哭泣，乃爲孝邪，吾不知之矣。

太傅商文毅公

商輅，字弘載，號素菴，浙江淳安人。生永樂甲午二月二十
五日，舉宣德乙卯解元。明年會試弗利，入太學。李忠文公

時勉爲祭酒，見師異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及正統九年乙丑會試，明年廷試，皆第一。丁卯，命選詞臣劉儼等十人進學東閣，輅與焉。己巳，車駕北狩，郕王監國，召入內閣，備顧問，預機密。陞侍讀。時北虜入寇，人心洶洶，輅力主羣議，請郕王卽真，以安反側。時有議南遷者，唾而斥之。虜逼京城，輅與文武元僚經略戰守。遣官撫輯，旬居之虜，徵各邊帥，選兵入援，揭榜賊營，購虜首，僞爲喜寧報誘擒也。先書虜得勝與書，自相疑遁。明年景泰紀元，陞翰林院學士。本年秋，英廟回鑾，輅迎至居庸關，旣而錦衣衛指揮盧忠妄言南內事，中官阮浪等，雖被重刑，猶窮治。

不已。輅極言不可輕聽。以壞大倫。傷骨肉之情。由是盧忠

得罪三年。議易儲。輅謂此國大事有○面○正○皇太后在上。臣下○燒○

誰敢議此。尋遷兵部左侍郎兼左春坊大學士兼學士。五

年鍾同章繪相繼請復儲。上怒。下之獄。輅因召對力陳。

繪竟得免。景泰七年丙子。寰宇通志成。擬進官秩。時閣老

皆職保傅。止進兼官。擬輅陞兵部尚書。稿已定。付太監王

忱將進。少保王文耳語王忱云。諸總裁皆止進兼官。商豈

可獨陞。至期勅出。輅仍舊兵侍加兼太常卿而已。丁丑春。

景皇帝不豫。與陳循等倡請復儲。以繫人心。不允。繼具疏。

輅援筆增二語云。陛○下○為○宜○宗○章○皇○帝○之○子○當○立○

宣宗章皇帝之孫擬詰且進至期變作實正月十七日也
英廟復位卽日以迎立事置少保于謙王文等極刑召輅
與高學士毅入便殿慰曰朕在南宮知爾二人無偏向
心如今正要爾宜用心辦事且計議改元年號草詔頒
敕石亨密語輅曰今歲赦文須一抹光不須別具條款輅
曰舊制孰敢擅改亨輩不悅騰誣謗輅欲附致于少保刑
案太監興安爲輅和解而上愈怒興安奏曰當時此輩
附和南遷不省將置朝廷何地今有奪門功卽復爾邪
上怒乃解但削輅爲民輅去後上每以商學士朕所取
三元嘗與姚夔效力東宮最多而議者從旁排擠竟不復

召憲廟卽位明年追念舊學遣使驛召輅復舊任戊子地震乞休不允尋因彗見言官有所誣詆輅又力求退奉旨朕用卿不疑何卹人言卽欲加譴言者輅言臣嘗勸

上優容言官召用羅倫已荷嘉納今因論臣而反責之如公論何上乃召輅至榻前勉慰再三尋陞爲兵部尚書仍兼學士時皇莊甚爲民厲輅言天子以天下爲家何以莊爲十年改戶部尚書十一年兼文淵閣大學士一日召見議及郕王監國輅觸縷言景泰有社稷功當復帝號左右聞之皆泣上亦泣遂復帝號夏月皇子薨憲皇以嗣續爲憂左右知西宮儲貳已長但畏忌無敢語輅獨婉

轉探引。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重以貴妃撫育，保護恩踰已出。但外議者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另居，又不得見，揆之人情，猶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煩貴妃撫養，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庶得以遂其母子之情，愜衆人公論。逾月而東宮母

紀貴妃薨，輅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十三年丁酉，命兼謹身殿大學士時內官汪直新坐西廡，威擬至尊，輅疏十罪，并指羣小韋瑛、王英輩過惡以聞。且曰：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上恚曰：用一內臣遂係天下安危乎？命太監懷恩傳旨詰責輅正色曰：朝臣無大小，有罪該請○大○乃○量○旨。

收問渠敢擅抄札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京師北門守備一日不可缺渠一日而擒械數人南京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擅自收捕諸近侍渠敢擅自收易此人不黜國
家安乎危乎懷恩聞之咋舌而退 上乃即日徹去西廡

由是見忤於直會前輔臣楊榮曾孫驊以罪逮至京語連及輅直從中主之同列又從旁切擠輅遂請老加少保給

驛以歸輅去萬安爲首相復西廡直益橫諸大臣皆諂事

見輅能事有無

直矣輅家居十年卒年七十三贈太傅謚文毅輅丰儀山時與王文陳循高穀彭時萬安劉吉先後共事馬鈞陽曰我朝賢相商公第一楊文貞李文達不及也子良臣爲翰

林侍講

楊子器傳云、公致仕歸、北劉見其子孫衆多、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爾子孫若是、

瑣錄云、公罷政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及陛見、方巾絲縑、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爲民臣商格、行取到京見、

殿學記云、予以闕逢、敦、祥、發、練、浦、泚、清、溪、賤、棹、桐、江、眺望、文、毅、之、廬、高、峰、回、合、千、巖、峽、峽、殆、間、氣、所、鍾、也、及、讀、國、史、見、諸、疏、侃、侃、有、大、節、嗚、呼、宋、之、王、且、王、曾、宋、庠、俱、以、三、魁、致、位、宰、輔、若、文、毅、者、視、古、先、哲、何、愧、邪、

太師彭文憲公

彭時字純道安福人時自小端重寡言及領鄉薦入國學

祭酒李時勉以公輔期之李、公、如、人、正統十三年戊辰會試第二廷

對賜進士第一初謝恩以誤入朝被劾上唯命錦衣衛

尋索而已已巳秋英廟北狩郕王監國被命同商輅

入內閣與陳循諸老遊繼母余卒時乞終喪不許尋陞翰

林院侍讀復上疏力求終制忤旨去三年服除遷左春坊

大學士兼侍讀不得入內閣矣七年寰宇通志成遷太常

寺少卿英廟復辟之元年九月岳正許彬謫罷上召

見文華殿令近榻前問曰爾是十三年狀元邪對曰臣不

才誤蒙 聖恩拔擢因叩頭者三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

三岳正乎對曰然又問汝年幾何對曰臣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正好用已而命下復入內閣典機務以前職兼翰

林院學士 上方倚任李賢數召面議賢退亦諮時而心

服其諒每語人曰彭公君子也戊寅春上 皇烈慈壽皇

太后尊號 詔告天下時謂李賢曰此事宜有恩典及人

李曰一年兩赦恐非所宜時曰非謂赦也謂宜因此遂行

優老之詔若朝官父母年七十者與誥勅百姓年八十與

冠帶是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如此恩典始與 上徽號

相稱李賢喜曰是也即擬進呈 上大悅甲申正月 上

不豫至初十日。疾大漸。乃處置後事。命太監牛玉執筆。口
占使書其一。東宮卽位。過百日成婚。其二。定后妃名分。其
三。勿以嬪御殉葬。其四。殯歛器服。書畢。命牛玉將去。閣下
令爲朕潤色。時等見而大驚。牛玉曰。上意謂事不可測。
且說下不用何妨。時等嘆曰。非上英明不能及此。而止
殉事尤高出千古。不須潤色。言畢。時不覺淚下。牛玉備以
前言復命。且曰。彭某甚悲愴。上聞而隕涕。已而曰。且收
着待我去。後遵行至十七日。駕遂崩。憲皇嗣統。進吏
部右侍郎兼職如故。二十三日。議上兩宮徽號。內臣夏
時倡言曰。錢久病。只尊所生母爲太后。足矣。李賢曰。今日

合遵遺命，景泰間事例不可法。時曰：李言是若爲此舉，
遺所當尊，豈不乖戾？李言是。夏旣入，少頃出，傳仁壽宮
旨曰：子爲皇帝，母當爲太后，豈有無子而稱太后？
理宣德自有例。李月時曰：爾執筆。時曰：今日事與宣德年
間不同。胡后曾上表讓位，退居別宮，故正統初不加尊
號。今日名分固在，豈得不尊？夏曰：旣如此，便照例寫讓表。
時曰：正統天順初，未曾如此行。今日誰敢擅寫？是日同議
者，心知不可，而不敢發言。夏見諸人不言，乃作色曰：你每
偏懷二心，恐追究來不好。時拱手向天大言曰：太祖
太宗神靈在上，誰敢二心？錢娘娘已無後，何所利害而

爲之爭所以不敢不極言者爲欲全皇上聖德也若推大孝之心則兩宮同尊爲宜衆乃曰如此是好夏色少懼遂再入請命良久出口曰得上位再三勸諭已蒙俞允矣時執筆將書又曰須照上聖例加二字不然無分別夏曰既是同尊如何又要分別時曰加二字便好稱呼非有尊卑也乃以慈懿二字加其上是日諸臣咸懼逆意隱而不言唯李開端時極力繼之賴皇上孝事兩宮如一故能委曲勸諭仁壽以成大禮後數日太監單包至閣曰同尊二母是上位本心但屈於親母而不知禮之人卽欲逢迎其間非二先生力爭幾誤大事時同僚不言者

面聽單語，深有慙色。是秋，命同知經筵成化元年，加兵部尚書。二年丙戌，乞歸省，詔馳驛往還，遣長隨張敬護送，抵家未踰月，手勅促還朝。三年丁亥二月，至京，八月，總裁

英廟實錄成，進太子太保兼文淵閣大學士，尚書如故。四年戊子，慈懿太后崩，詔大臣議葬所，衆相視莫敢先發。時曰：梓宮當合葬，裕陵主當祔廟，無可議者。具疏引漢文帝合葬呂后，宋仁宗合葬劉后故事。上猶重違母后之意，時與在廷文武羣臣晚伏文華殿三請，上爲感動。始從時議。七月，陝西奏報平涼府屬縣土達滿四糾衆劫掠四出，時請勅鎮守官追問激變之故，行間叅將劉清

禦賊敗績報至、兵部請命陝西寧夏延綏三處合兵殺賊、已而聲息益急、復請調京軍以往、以都督劉玉總兵、副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項忠未至、寧夏陝西二處官軍不待延綏兵至、仍復輕進大敗、死者數千人、軍器悉爲賊得、賊又保守石城、山勢險固、劉項進兵近山、分兵七路圍之、而副將毛忠素恃勇敢、不須大軍之集、自領銳卒登山仰攻、復致敗、身殞、賊巢京師士夫聞益危懼、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請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四萬助戰、命已下、撫寧難之、奏定賞格、謂必如生擒賊首一人、與世襲指揮使賞銀五百兩、數人共擒者、其賞亦然、時見其張

大難於遽止第令且整軍裝待有急報啓行至十一月項
知朝廷已別命將乃奏云宜令總兵星馳赴援倘不日
破賊則一面奏報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至閣
計議程謂事急行不可緩時曰賊若四出攻劫誠不可緩
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賊必窮困可擒取
也京軍何用再行商亦曰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時因問
程曰京軍若往何日始到程曰來年二三月時曰益緩不
及事事之成敗只在歲終京軍不行爲宜諸太監皆曰然
因問邊軍去否時曰邊軍亦不必去商曰邊軍去無害也
乃令邊軍行留京軍而往管將不遣程又請差錦衣衛千

戶一人去看動靜時止之曰去看無益徒失將士心耳程
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相
知者咸爲時懼曰止軍不發公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
知賊決可平但彼聞已遣將不敢自任故也衆猶不信至
十一月二十邊捷至知以十月二十一日執滿四等賊寨
悉平羣言始息次年正月解滿四等三百餘人至京太監
親問之云某等被劉清并指揮馮傑剝削不過且又追捕
爲盜不得已遂反非有他也因下劉清馮傑於獄鞫問得
實誅之中外稱快上大喜賜內閣等俘奴一人改時吏
部尚書十一年乙未正月匿少保尋得病遂不起贈太師

謚文憲

太保劉文和公

劉珣字叔溫，青州府壽光縣人。正統十三年戊辰進士，改
嘉吉士，授翰林編修。天順二年，陞右春坊右中允，侍
東
宮講讀。憲廟登極，陞太常寺少卿，兼侍讀。成化十一年，
陞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珣在講筵甚久，受
知。憲廟呼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二十一年，或構飛語，
假俳優以中傷珣，珣遂乞休。詔允之。珣鄙薄萬安，時對
客罵安，負國無耻，安積聞，深恨之。故去及卒，贈太保，謚文
和。公美姿容，善談論，遇人無矯飾。景泰初，議迎鑿，成化初

議睿皇后喪禮末年論李孜省左道亂政動搖國本密疏昌言卒定儲位有大臣之節當是時公與博野同在內閣人稱公東劉博野北劉林俊嘗曰余以妖僧孽寺售術貢邪肆興土木不揆狂躁上千宸怒萬頸俱縮縛下詔獄鬼錄爲伍唯公立爲上解乃得薄謫崔銑曰公秉心不疑諒直無顧而讒嫉肆行構惡於羣小假威於遷卒竟去位嘉靖二年言官疏公孝友孚化於鄉閭乃爲立昭賢祠以祀公

闕學記云子觀東土志謂珞事親孝母沒廬墓時父舅在珞昧爽問安畢復詣墓所郡守李昂表其里曰仁孝豈卽

昌黎所謂出則乘笏垂魚，入則問安侍膳者邪。嗚呼，孫子之昌固有本矣。

太師劉文靖公

劉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父任華州教諭，先時大母張氏夢一偉人，致上帝命，持紫玉帶，賜其家，驚而寤，恍然猶有見也。時白夫人已有身，比寤，則報生男矣。教諭公大異之。景泰癸酉，舉鄉試。天順庚辰，登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成化甲午，進修撰。丙申，陞春坊右諭德。丁酉，進左庶子。丙午，陞少詹事。凡三任，皆職輔導。皇太子二十三年丁未，孝宗錄輔導功，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內閣，參

預授勳賜胡騎惠文侯。改元弘治。知經筵事。辛亥。進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甲寅。加太子太保。賜麒麟服。進武英殿。戊午。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自戊申以來。孝廟御極已十餘年。益明習機務。厲精求治。而健亦身任天下之事。凡進用大臣及政事。臧否。反覆。侃侃。竭忠。悃。上未嘗不嘉納也。健又引李謝二公入同輔政。上數御文華殿。及平臺。召健等至。則屏左右。俾莫得聞。但聞上數數稱善而已。上性至孝。望治甚切。而謹守成法。不輕變易。有時及官府。必欲劄抑近

侍之權復。太祖之舊而誰料其遽至宴駕也哉。豈非蒼生之不幸與。乙丑。上寢疾。召健等至大內。進御榻前。執手歎令。太子侍立。具言軍國重事。命健等悉心匡輔。健等皆泣受命。莫能仰視。事具載秘史。弗能詳也。武宗卽位。健以顧命大臣。翼新政。舉故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奸黨盤據。國事日非。健率同官自劾上奏。其略曰。陛下卽位之初。詔書一下。天下延頸。想望太平。而朝令夕改。迄無寧日。百官庶府。做做成風。非唯廢格不行。抑且變易殆盡。建言者以爲多言。幹事者以爲生事。累章執奏。則謂之再擾。查革舊弊。則謂之紛更。憂在於民。生

國計則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幸貴戚則牢不可破以一二人之私恩壞百年之定制而不顧以一二人之邪說破滿朝之公論而不恤臣等叨居重地徒擁虛銜或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或有所擬議徑行改易似此之類不能一一備舉臣等心知不可義所當言累有論列多不見允比爲兵戶等部議處鹽法功次等事具本上陳極言利害拱候數日未蒙批荅若以臣等言是則宜俯賜施行臣等言非則亦明加斥責而乃留中不報視之若無使臣等趨向不明進退無據深憂極慮寢食弗寧亦知內告外願人臣之常但政出多門各歸臣等捫心反顧無以自明展轉於

衷事非獲已。若諉顧命之名而不進輔導之實。因循亂權。竊祿苟容。既負先帝。又負陛下。用是共歷愚誠。上塵天聽。伏乞聖明矜察。特允退休。別選賢能。代茲重任。少追分毫之罪。幸延犬馬之齡。則陛下優待舊臣之心。勵精新政之義。兩盡而無遺矣。不報。健又率同官上奏。政令十失。極其剴切。上付各該衙門。查奏革之。未幾。戶部尚書韓文首倡。九卿共劾劉瑾。太監王岳。范亨。徐智。共爲內應。健等助之。獨焦芳。媚瑾。以健不附已。力攻健。希入內閣。致上震怒。傳旨捕岳等。繫獄。令劉瑾入司禮監。瑾等先嘗奏內閣。納賄行私。欺壓內官。軍職形於劇戲。上已信。

之至是遂令劉健謝遷自陳致仕，又榜示天下，指爲朋黨，矯詔奪其官，謫罰米。肅皇嗣位，詢謀遺老，意欲召用，而健年已九十矣，乃降詔存問，明年遣撫臣就其第，致束帛餼羊，上尊酒，終時壽九十三，贈太師，謚文靖。

太史氏曰：國朝監前代壅蔽之禍，罷宰相官，事歸六曹，權在人主，迨文皇時，肇設內閣，立大學士，與天子議機務，可否，稍稍有權矣，然官不過五品，比後乃至三孤，領尚書職，猶不得專制外事，嗚呼！其慮豈不深遠哉！弘治間，孝

宗皇帝卽位，旣久，勵精思治，登庸俊賢，內則文靖暨李謝，二公參議朝政，外則鈞陽華容洪洞浮梁諸公，戮力陳列，

君明臣良此萬世一時也。迨 敬皇帝崩，武廟卽位，逆瑾以黠悍竊政，罷棄諸大臣，朝政反覆蕩盡。

雙溪雜記云：劉健在內閣時，河南有馬文升許進，劉字焦芳，李燧，何景明，文升在兵部，每以軍職官不堪委任，欲添設兵備，按察司官監之，健票旨不准，許進爲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統師出宣大禦虜，畏怯無功，能進職致仕，焦芳爲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四事，健票旨云：這本所言窒礙難行，李燧爲鴻臚寺卿，年已深矣，止轉太僕少卿，何景明年少而文人，謂必選入翰林，健曰：此子福薄，能詩何用，除景明中書舍人，至提學副使，不壽卒，然則居內閣而不狗。

故舊者、僅僅健一人耳。李秀翁曰：故舊雖不當狗、人才尤不可棄。又云：國朝名臣、謚文靖者、尚書蕭山魏公、驥年九十八、顧未得柄用、少師宜與徐公溥、顯矣。壽纔七十二、公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者、十年奇矣哉。

近峰聞略曰：公罷政歸西崖、李公祖餞、欷歔泣下、公厲聲曰：何用今日哭為？使當日出一語、則與我輩同去矣。

白沙語要云：劉文靖講人之生也、直章一論、判善惡於一言、決興亡於萬代、其天下國家治亂之符、驗與。

太傅謝文正公

謝遷字于喬餘姚人成化甲午鄉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
廷試一甲第一授翰林修撰辛丑同考禮部癸卯冬滿九
載陞右春坊右諭德甲辰再同考禮部孝宗毓德春官
慎簡侍從首及遷乙巳克經筵講官丁未孝宗登極推
恩宮僚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讀仍加俸一級初
開經筵奉勅爲日講官與修憲廟實錄辛亥實錄成
陞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加俸如前八年乙卯春
詔以本官入閣辦事丙辰命主會試丁巳勅修大明會典
爲總裁官戊午春皇太子出閣奉勅陞太子少保兵部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己未賜一品服癸亥會典成陞太

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武廟登極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餘秩如舊十月引疾乞休去先是焦芳入閣
憾遷嘗舉王鏊吳寬而不及已會鄉人以賢良應薦芳和逆
瑾謂遷違詔格與劉公健俱覩職又矯旨令遷弟武選
員外郎廸致仕子編修丕除名庚午瑾誅詔復職致仕
辛巳世宗登極臺諫連疏薦遷乃遣行人齎勅存問
廸起叅議丕復任翰林遷遣子正入謝詹爲中書舍人
未復令有司時加存問丁亥二月遣行人陳侃齎勅起
遷於家時年七十九矣十月抵京進少傅戶部尚書謹身
殿大學士辛卯二月疾卒壽八十三贈太傅謚文正

太傅丘文莊公

丘濬字仲深瓊山縣人正統甲子舉廣東鄉試第一兩試禮部名在乙榜當授教職辭卒業太學祭酒蕭鐵深器重之景泰甲戌復試禮部廷試第二甲第一選庶吉士讀書秘閣七年授翰林院編修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卽代上之成化元年陞侍講命與修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歿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徵于公天下不知何如武臣挾私怨誣以不軌豈可信哉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略謂朱子綱目以正統爲主然蔡

隋之末未可遽奪漢唐之初未可遽予乃作世史正綱以
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之備全本年陞祭酒十六年加禮
部右侍郎仍掌國子監事復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
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缺焉作大學衍義補值孝
宗嗣位書適成乃表上之上覽之甚嘉賜白金二十兩
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
坊刊行時濟年餘七十矣弘治四年憲宗實錄成公充
副總裁加太子太保本年冬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初
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吏部都察院考其尤不職
者黜之所黜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

公方岳以下有微瑕輒黜黜者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於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徒信人言未必皆實此非祖宗舊制上深然之會吏部上大小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官未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亦勿黜。醫官劉文恭平時往來丘家以失職怨望奏訐冢宰王公怒衆疑出丘意李宏甫曰非丘曠之醫官敢訐奏冢宰哉故宜科道以爲言也。七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目疾辭不允八年卒於官贈太傅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謚文莊官其孫噐爲尚寶司司丞濬嘗謂朱子

家禮崇本敦實，然儀節略焉。爲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有考。又謂朱子微言，散見語錄間。學者率未易求，采其精者爲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著述甚富，世稱其博。

治世餘聞云：瓊臺丘濬學博貌古，然心術不可知。人謂陰主御醫劉文泰，訐奏三原王公嘗與劉吉不協。劉作一聯書其門曰：貌如盧杞心尤險，學比荆公性更偏。時論頗以爲然。李秃翁曰：公旣爲吉所貶，則可以知公矣。時論亦何足憑邪？又云：丘瓊臺嘗以糯米淘淨，挾水粉之，瀝乾計粉二分，白麩一分，搜和圓爲餅。其中餡隨用，煖熟爲供，軟膩。

甚適口公以此饋中官因而得進 上上食之喜命尚膳
監爲之進食不中式司膳者俱被責因請之丘丘終不告
中官歎曰以飲食服飾車馬器用進 上取寵此吾等內
臣供奉之職非宰相事也由是京師傳爲閣老餅焉

守溪長語云丘閣老於子史無所不通而尤熟於國家典
故議論高奇人所共賢必以爲非人所共否必以爲是其
論秦檜曰宋家至是亦不得不與和南宋再造檜之力也
論范文正則以爲生事論岳飛則以爲亦未必能恢復李
禿翁曰時既有秦檜自然恢復不成矣其黜元不當與正
統許衡不當仕元尤舛謬

雙溪雜記云劉吉致仕丘濬徐溥在內閣濬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覲吏部以黜陟聞濬擬旨留用者數人衆多笑之又曰與溥論所異同濬輒怒掉冠於案執愈堅真不脫海蠻氣習

太師李文正公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曾祖以戎籍隸金吾遂居京師東陽四歲能作大書景帝召見命書龍鳳龜麟十餘字書奏上甚喜抱置膝賜上林珍果及內府寶鑑六歲八歲復兩召試講尚書益稷篇唯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肄京庠天順壬午年十六舉順天鄉試甲申登二甲進士第一

選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三年，與修實錄。十年，陞侍講。十九年癸卯，進侍講學士。二十年，充東宮講讀官。二十二年丙午，主考順天鄉試。尋丁憂。弘治二年己酉，起復。遷左庶子，兼侍講學士。四年辛亥，預修憲廟實錄。成。陞太常寺少卿，仍兼前職。掌翰林院事。充日講官。癸丑，主考會試。得汪俊爲第一。七年甲寅，擢禮部右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勅。八年乙卯，命兼文淵閣大學士，預機務。時安南侵占城，國王奏請命官往問。東陽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至其國，海鳥茫茫，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

若置而不問，獲威已多，卽問罪與師，貽患尤大，宜勿聽。十年丁巳，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東陽復會同官疏奏，未報。會武岡知州劉遜逮繫科道具奏，上震怒，俱下獄。東陽復上疏救，上爲霽威，卽日召至平臺奏事，始復舊職焉。十一年戊午，皇太子出閣，加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復召問親定團營總兵官，九月，清寧宮災，東陽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爲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釋罪爲修德，此乃姑息之謀。越二日，有爲李廣乞祠額者，東陽以

爲不可及清寧宮成又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東陽又
以爲不可上俱從之己未程敏政典試爲給事中華皇
所劾上命東陽覆試壬申會典成賜玉帶十六年癸亥
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十七年命祀孔子
於闕里還上時政疏命有司議行十八年乙丑上不豫
召入玉几前受顧命武宗登極加光祿大夫柱國少傅
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如故元年丙寅上不親政東
陽同劉健等上疏不報於是復同疏曰先帝顧命惓惓
以陛下爲託邇者詔令廢格變易殆盡憂在於民生國
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從中出略

乃作

不豫聞、或有所議擬、徂行改易、臣若諉顧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亦不報、會府部科道、疏請誅瑾、不遂、瑾遂矯詔、逐劉健、謝遷、獨留東陽、尋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二年丁卯、尚寶卿崔璿、御史姚祥、主事張偉、爲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東陽上疏力救、乃得戍邊、三年、給事安奎、御史張或、亦疏荷校長安門、又上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繫至東陽、又力救、是夏早朝罷、有文書一卷、委於丹墀、皆是專錄瑾等過惡、上退坐東角門、留百官不放班、尋傳旨令跪、瑾等面詰何人所爲、衆冒暑忍饑、久跪、隨有仆地曳出而然者數人、申刻一時

三百餘人俱下詔獄東陽論救乃得釋有山東梁姓者自
陳嘗捕盜七十人乞陞土官巡檢都察院覆奏請查舊盜
七十家窩主隣佑俱照新例籍沒發遣東陽皆極言之乃
得免查究瑾又巧取橫斂因而窘迫文臣凡有公錯註誤
假以姑免提究爲名各發米實邊士大夫畏其凌虐甘心
從罰初自一二百石後漸增至千五百石東陽委曲開導
瑾執不從乃從邊倉移爲關倉地雖稍近猶不能堪後因
瑾欲天下司府州縣預積倉糧東陽因言各官罰納其在
邊關多勞少益不若原籍預備倉上納却爲實用遂免輸
邊之勞其隨事應變潛消默奪使天下陰受其福類如此

四川鎮守太監羅籛請便宜行事。瑾主之。東陽力言不可。因奏曰：太祖高皇帝設官定制，在外都布按三司都司管兵，而不管錢糧布政司管民，而不管軍馬。又有按察司管糾劾刑名，而軍馬錢糧皆不得管。其權益分而不專。此祖宗防微杜漸深意。永樂以後，漸差。都御史在外巡撫，其有番夷去處，則置鎮守總兵官。後差內臣一同鎮守，撫安軍民，防禦賊寇。其權雖同而不專。故勅諭之詞曰：會同計議，停當而行。毋得偏執違初。未有一人專制一方者。且如四川所奏王府宣慰，皆其綜理。夫以親藩之隆，重土官之強悍，彼心不服，則釁隙必生。又如舊有草寇生發，賊調兵

功今其子孫俱已革陳瑄不從廕役有功豈足深惜東陽
曰漢高祖規定十八功臣位以蕭何爲第一蕭何不曾廕
殺但因供給餽餉不絕遂以爲萬世之功蓋足食然後足
兵使當時餽餉不絕雖百張良十韓信豈能助漢蕭何餽
餉猶是一時爭較之日陳瑄原瑄以原之通南北漕運每歲四百萬石
至京師誠國家萬世之利也瑄不答止革熊爵會真鑄之
變 朝廷命將出師詔誥天下內一欵取回各處差出官
校瑄不然曰是要革行事衙門此係累朝舊例如何可革
東陽曰舊例行事官校止在京城今差四外聲勢烜赫驚
疑天下姦詐之徒因而矯托真僞莫辨近已累犯煩朝廷

處分若真者取則偽者無所容矣。酒有根。據。因以天順元年舊稿

示之瑾乃語塞八月十三日寧夏獻俘既入東安門上

親賜宴勞太監張永乘間出懷中疏奏劉瑾十七事武

宗震怒當夜遣人執瑾次早令太監溫祥等持永疏至內

閣讀畢徐問曰今當如何祥輩曰已收逮矣東陽曰此聖

政也天下望此久矣祥輩乃曰須俟自行東陽援筆擬

進於是降旨特令凌遲三日諸被害者爭捨其肉嚼之

須臾而盡天下聞而快焉是時籍瑾書籍得秦府永壽王

為瑾慶壽詩序中間稱謂過於卑諂上怒甚欲降敕切

責東陽上疏曰自古治亂賊者正名定罪誅止其身昔漢

光武平王郎得吏民交通文書數千章不一省視會諸將
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歷代相傳以爲故事當劉瑾專權
亂政之時假託朝廷威福以劫天下生殺予奪唯其所
欲中外臣民誰不屈意待之往來書信雖於法有碍但因
畏罪避惡多不得已况王府懿親尤宜優待若指此論罪
降勅切責則凡有書信餽送者不知其幾傳聞驚駭各不
自安或愧懼終身或遂致失所今劉瑾已正典刑伏乞
聖明廣大涵容將此壽詞置之不問一應文書并行燒毀
以滅其迹使人心安帖上以爲然悉焚其往還文字無
延及者上以東陽有反正功加特進左柱國蓋其從子

兆蕃爲尚寶司丞復上疏曰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貽謀亦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唯欲陛下早嗣大位早成大婚光前裕後衍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臣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於朝奏講談之暇安處官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七年巨寇劉六衆至數十萬及賊平加廕一子爲錦衣衛指揮上疏力辭有獻密計

者托言京軍不習戰陣欲調宣府邊軍三千入衛京師而以京軍如數戍邊每歲春秋番換如班操例上遣司禮監與谷大用至閣議東陽力以爲不可大用謂此事非我輩所爲自有先入之說東陽曰某等職在論思知其不可若勉強曲從卽有後患獻計者不知何在而執筆者固存往返再四乃具揭帖略陳其故曰宣府京師北門切近胡虜十分緊要朝廷屯宿鎮兵分地防守尚恐不給每年河南等處邊軍輪班備禦近因劉賊猖獗動調官軍乃是一時權宜非得已也况今正是防冬時月如以聖駕看牲在邇欲比常加意竊見總兵部永見在滄州宜令兵部審

切行文暫帶領邊軍近京住劄事畢之日仍令還鎮庶事體穩當人心安靖而內意已定司禮監文書官迫令擬票

去上坐乾清宮門必欲今夜批出東陽等乃具題極言

不便甚透飾

其不便曰京邊官軍各有分地有急事互相應援今無事而動一不便也京軍備邊不習戰陣恐傷國威二不便也京軍出京駭人耳目未免驚疑三不便也京軍在外倚恃強勢強買貨物姦汙婦女將官護短不肯禁邊方受害不敢言四不便也邊軍在內狎恩市愛傲睨軍民蔑視官府治之則或不能堪縱之則愈不可制五不便也遠近鄉井拋棄骨肉或風氣寒煖不相宜或盤纏供給不相續六不

便也。糧草之外，必有行糧布花之外，必須賞賚，非緊急不得已之時，爲糜費無極之計。七不便也。往來交錯，日無寧息，或變起於道途，或患生於肘腋，八不便也。示京營之空虛，見中國之單弱，九不便也。西北諸邊，見報聲息，唇齒之地，正須策應，脫有疎失，咎將誰歸，十不便也。今五府以爲不便，六部等衙門以爲不便，六科十三道皆以爲不便，臣等以心腹之臣，居輔導之地，若阿諛委順，勉強曲從，是滿朝之臣，皆有爲國之心，而臣等獨當誤國之罪，萬死不能以塞責矣。所有前項事情，臣等不敢別議，翌日內降行之。東陽遂乞休，賜勅俞允，廕其從子兆延爲中書舍人。十一

年卒於家壽七十贈太師謚文正所著有懷麓堂彙前後
續百餘卷

汪俊云畿甸羣盜勢甚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
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恐爲所脅制倡爲招
撫之議司禮張永以問公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
非夷狄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遺其荼毒者數千
萬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
爲計有血氣者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更有何說永
等嘆曰老先生終是老成人議遂定

近峰聞略云少師西涯東祀歸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

見喻之節用度如闢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蓄如淵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唯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善啓人主之聽

楊一清云先生孝友天至其素行金完玉粹名滿天下而自視欣然雖位極人臣而樂善如不及履常應變恒介特不易所守蓋其文章與功業並懋斷乎有以立於世者

蕪對錄云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 上召至暖閣健等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無蓄邊儲空乏行價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爲緊要其餘若屯田茶馬皆不可不講東陽因奏曰鹽法尤重今已壞盡各邊關中徒有其

名商人無利不肯土納。上問何故不肯上納，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上曰：「奏討亦只是幾家。」東陽奏曰：「奏討之中有夾帶奏一分，則夾帶十分。」商人無利，正坐此等。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壞鹽法。」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與。」健因奏曰：「臣聞國初茶馬法初行，歐陽駙馬販私茶數百斤。太祖高皇帝曰：『我纔行一法，乃首壞之，遂寘極典。』高皇后亦不敢勸，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遷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緊急邊儲，近來廢弛殆盡，各邊開中雖多，全無實用。』」戶部通查舊制及今各

頂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說於是中外稱慶知上意屬精思治如此

雙溪雜記云東陽以神童與程敏政齊名專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往破常格不次擢用當時有識之士以爲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番文士尚名矯激世變必起後李夢陽草疏欲殺劉瑾而謀慮不審且疏中旣以甘露之變爲言而躬自蹈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爲制度自此不可變更矣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而諸司英傑平昔以文章氣節取重於世皆翕然和之韓文亦與東陽交厚夢陽詩甚爲東陽賞鑒故文

不敢少遲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肯略出
商量萬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李禿翁曰
此段亦是一大議論但當時洛陽爲首相其識見亦只是
夢陽等雖文正爲次輔亦不敢與之商量萬全之策况韓
文九卿諸公哉故謂當時諸老盡出一時搏擊之習無一
人能爲朝廷計久遠圖萬全者可也謂其咸相隨而就夢
陽之後不可也文正雖以才學知夢陽然夢陽實不知文
正使其能知文正一兩分則文正不孤矣何待結識新都
倚託梁費而後致身以去邪故知爲文正者實難後之學
者慎勿容易草草論文正又曰劉瑾竊政戶部韓文爲首

率九卿共劾瑾司禮監太監王岳范亨徐智爲內應而內閣劉健等又助之時王岳等大爲上所信任審奏朝中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從上不得已允之欲待明早發旨捕瑾下獄瑾等遂趨至御所俯伏哀號訴岳等內外交通欲害我等上曰且待明日瑾等曰若待明日臣等再不得見天顏矣湏今晚拿岳等三人送獄方可上不
得已領之瑾等遂出傳旨夜捕岳等繫獄明日奏請劉瑾人司禮監兼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官校巡察丘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亨徐智俱發南京充淨軍行至臨清將王岳

繼歿由是權歸璉等勢傾中外卒令劉健等三人自陳致仕李東陽獨留不允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獨留臣將何辭以謝天下章屢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爲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於朝陽門外創造玄真觀東陽爲制碑文極其稱頌人始議其泄捕瑾等之事真所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者也哀哉又云劉瑾旣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朝廷大事須彬等同議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窮苦魚菜四字爲題各作長詩示永東陽爲窮字拆點畫爲句極工永大悅命工刊印裝

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爲窮苦之應。東陽又囑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永功德，後泯不傳。嗚呼！傳亦有何嫌也。又云：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劉瑾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劾爲之，使東陽執奏。我輩不過講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執掌奏行者，不敢撰寫，且舉大明律結黨亂政之法最重，如此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後東陽卒謚文正，何所據哉？李禿翁曰：此真是放臭屁也。

殿學記云：予觀楊遂菴叙懷麓堂藁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如太河之源，出崑崙，經積石，由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

涇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攸績、藁云、盛
德嘉謨、澤被海內、如大將禦戎、不聞號令、一節一麾、無不
如意、嗟乎、可謂知言矣、予以爲弘治間、溥海外內、泰和流
行、兵以不試爲威、財以不蓄爲富、刑以不用爲治、伊誰之
力邪、君子是以知文正不可及也、

國史實錄云、弘治七年、大學士徐溥等、奏文臣誥勅、當如
舊、專官撰擬、遂擢東陽禮部右侍郎、兼侍講學士、領其事、
又曰、東陽在翰林、以文學名、前輩或忌之、遷侍講學士、數
年、不與經筵、劉瑾威權日盛、狎視公卿、唯見東陽、則改容
起敬、時焦芳與東陽同官、助理燭雲、東陽隨事彌縫、去其

太甚

鄭端簡云、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奉康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休不專、政歸鄉寺、人顧思之。

太傅王文恪公

王鏊字濟之、吳縣人、自幼穎悟不凡、侍郎葉盛提學陳、選歲以天下士奇之、成化甲午、應天鄉試第一、乙未、會試復第一、入奉廷對、置一甲第三、授翰林編修、弘治初、滿九載、陞侍講、憲廟實錄成、陞右諭德、八年、晉侍講學士、兼

日講官。孝宗遊後苑，蓋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講罷。

召所幸李廣戒曰：今日講官所指，殆爲若等，宜好爲之時。東宮將出閣，大臣首薦蓋，以本官兼論德，尋陞少詹事兼侍講學士，遂爲吏部侍郎。正德初，內閣謝遷與蓋自代，時中官劉瑾欲引冢宰焦芳，而衆議推蓋，遂與焦俱入閣。大司馬華容劉大夏以瑾舊怨，逮至京，坐激變，土官岑氏罪，成律蓋言岑氏未叛，何名爲激變？以故劉得減死，或惡石淙楊一清於瑾，謂其築邊太費，蓋言楊爲國修邊，乃可以功爲罪乎？瑾議焚廢后吳氏喪，以滅迹，曰：喪不可成，服蓋言服可以不成，葬不可以苟，景泰汪妃薨，蓋言妃廢，不以

罪宜復其故號葬以如祭以后皆從之當是時瑾權傾中外然見整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媮阿整阻之不能得於是懇疏三上遂得許整歸吳屏謝紛囂常自贊曰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髮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輸忠幾昧納約貴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徇不能媮阿一有違言超然不辱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窺避歸臥空山晏然寤寐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無裨於世自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節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號而不能爲應變之崇居閑十餘年論薦文章嘉靖初遣行

人存問曰朕行且召卿公疏謝乞

上講學親政講學篇

漢論 卷正

曰國家經筵之設盛矣然其間寒暑皆輟春秋之月月不
過三日三日之期風雨則免政事有妨則免講之日風具
講章至期講訖繪音賜宴儼然而退上下之情未見親
密至於日講可謂親矣然體分過上有疑焉未嘗問也
下有見焉未嘗獻也昔高宗學於古訓遜志時敏成王訪
學於羣臣曰學有緝熙於光明夫人主一日萬幾固不暇
如儒生學士日夜孜孜今乃闢略如是暴之之日少寒之
之日多傅之之人寡咻之之人衆安能得也且不獨高宗
成王爲然漢光武雖在軍中投戈講藝息馬論道至夜分

乃罷。唐太宗延四方文學之士，房、杜、褚、薛輩十八人，分晝
血宿，討論經籍，或至夜分。今貞觀政要與魏徵所論可見
矣。宋世賢主，宮中消日，唯是觀書，居常禁中，亦有日課，翰
林侍從，日寓直禁中，以備顧問。我太祖甫得天下，開禮
賢館，與宋濂、劉基、章溢輩日相講論，其後聖學高明，詔詰
天下，皆出御製，睿翰如飛，羣臣共視，今御製文集是也。
仁宗臨御，建弘文閣於思善門之右，文學之臣數人入直，
時至館中講論。孝宗經筵之外，每觀永樂大典，又嘗索
太極圖、西銘諸書於宮中觀之，尤嗜故學士沈度之書，日
臨數過。陛下睿哲自天，春秋鼎盛，臣愚特望於便殿之

側復弘文閣故事，妙選天下文學行藝著聞者七八人，更
番入闕，大臣一入領之，如先朝楊溥故事。陛下萬幾有
暇，時造館中，屏去法從，特霽天威，從容訪問，或講經，或
讀史傳，或論古今成敗，或論民間疾苦，間則遊戲翰墨，雖
詩文之類，亦唯所好，大略如家人父子，上有疑則必問，下
有見則必陳，時御經筵，以昭國家之盛典，日造弘文，以崇
聖學之實功，如是則聖德日新，又新高宗成王，不得專美
於前矣。親政篇曰：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否曰：上下
不交而天下無邦，交則泰，不交則否，自古皆然，而不交之
弊，未有如近世之甚者。君臣相見，止于視朝數刻，上下之

間章奏批荅相關接，刑名法度相維持而已，非獨沿襲故事，亦其地勢使然，何也？國家常朝於奉天門，未嘗一日廢也。然堂陛懸絕，威儀赫奕，御史糾儀，鴻臚舉不如法，通政司引奏，上特是之，謝恩見辭，惴惴而退。上何嘗問一事，下何嘗進一言，臣愚以爲欲上下之交，莫若復古內朝之法。蓋周之時有三朝，庫門之外爲外朝，詢大事在焉，路門之外爲治朝，日視朝在焉，路門之內曰內朝，亦曰燕朝。玉藻曰：君視朝，退適路寢，聽政。蓋視朝而見羣臣，所以正上下之分，聽政而適路寢，所以通遠近之情。漢制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散騎常侍、散騎諸吏爲中朝，丞相以

下至六百石爲外朝。唐皇城之北南三門曰承天。元正冬至受萬國之朝貢則御焉。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蓋古之正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蓋古之內朝也。宋時常朝則文德殿。五日一起居則垂拱殿。正旦冬至聖節稱賀則大慶殿。賜宴則紫宸殿。或集英殿。試進士則崇政殿。侍從以下五日一人上殿。謂之輪對。則必述時政利害。內殿引見亦或賜坐。或免穿靴。亦三朝之遺意焉。蓋天有三垣。天下象之。正朝象太微也。外朝象天市也。內朝象紫微也。國朝聖節。正旦冬至大朝會。則奉天殿。即古之

正朝也、常朝則奉天門、卽古之外朝也、而內朝獨缺然、非缺也、華蓋謹身、武英等殿、豈非內朝之遺制乎、洪武中如宋濂、劉基、永樂間如楊士奇、楊榮輩、日侍左右、寢義夏原吉輩、常奏對便殿、于斯時也、豈有壅隔之患、今內朝罕復、臨御常朝之後、人臣無復進見、三殿高閼、鮮或窺焉、孝宗晚年、屢召大臣於便殿、議論政事、將大有爲、而民之無祿、不及覩至治之美、天下至今爲恨、唯陛下遠法聖祖、近法孝宗、常朝之外、卽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意、大臣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不時引

見羣臣凡謝恩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虛心而問和顏
色而道之如此人人得以自盡唐虞之世明目達聰嘉言
罔伏野無遺賢不過是也大禮議起連逐輔臣士類咸願
起鑿未及起病卒年七十五巡撫吳廷舉上言鑿高文清
節守道見幾洞庭雲臥望重東山震澤波澄名高北海乞
與褒恤贈太傅謚文恪鑿之論性善云欲知性之善乎盍
反而內觀乎寂然不動之中而有至虛至靈者存焉湛兮
其非有也窅兮其非無也不墮於中邊不雜於聲臭當是
時也善且未形而惡有所謂惡者哉惡有所謂善惡混者
哉惡有所謂三品者哉凡天地間膈塞充滿皆氣也氣之

靈皆性也。譬之月在天物各隨其分而受之。江湖淮海此月也。池沼此月也。溝渠此月也。坑塹亦此月也。豈必物物而授之。心者月之魂也。性者月之光也。情者光之發於物者也。其所論述後儒多未之及。陽明子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盡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使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塵談錄云。王守溪文章明暢。其論修史一條。極切時弊。曰。班固歿。天下不復有史矣。古之所謂史者。皆世守之。人主所至。執筆以隨。一言一動。皆其親見。所謂信史也。後世史官。雖具員而無定職。人主動靜。邈不相及。政事行移。全不

與聞唯易世之後，紬前後奏疏而分曹書之耳。又以宰臣兼領奏疏之語，果皆實乎？分曹之人，果皆公平，宰臣之意，果皆平且正乎？且生于數十年之後，追書數十年之前，是非曲直，茫然無據，縱有所聞，亦無其實。縱然得實，又或奪於衆，不得書，或迫於勢，不敢書，或局於見，不能書，故一時君臣謀議勲業，汨沒不傳，而奸險情態，亦無能發其微。以戒後世，監領者，又往往私好惡其間，故曰不復有史。

太保劉文肅公

劉忠字司直，河南陳留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翰林編修。在翰林，歷侍講，幾三紀，始拜侍講學士。弘治十八年，進翰

林學士掌院事。正德二年爲講官。每附經義視。上闕夫
及諷時政。久之傳。旨陞南京禮部侍郎。進本部尚書。本
年改南京吏部。南京大率閒佚。居官者自名。吏隱忠毅。然
持風裁。越閩胥人。革役者。貨縣胥。竄名吏籍中。上部往往
冒官去。忠命四主事。稽厥籍。年經月緯。究意接代。凡革罷
千人。雖仕者亦追論除名。庶寮滿秩爲署考。必當實御史
某恃勢驕橫。忠署下考。郎中某瑾黨張綵私昵者。也署考
曰。守已乖於士。論行事拂乎人情。自是諸司弗飭者。咸慚
悔焉。瑾誅。始被推入內閣。尋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
書。武英殿大學士。是時政權在閣。永大臣改事瑾者。事永

忠臨政持重守法同事者忌而擠之在位不滿三月乞致仕同事者尼之乃托祭掃請假始得歸世廟入繼兩遣行人存問忠及洛陽劉健卒贈太保謚文肅

太常卿魏校云公留意人才嚴於考績臧否精當人不敢干風裁肅然爲南都之重

侍郎崔銑云銑初入翰林謁少傅于高坡私第公慨然曰古羈人匹士雖當流離困絕不敢非義取財况居位祿食者乎許襄毅語銑曰子初任慎事大夫翰林唯司直一人耳其見重名流如此又云正德辛未給事中馬卿爲同考官未得曉禮部移文內簾副考靳貴學士家僮可動汝試

題於常州舉人某某受千金公爲主考駁號一人中式此
填榜黜之曰用戒黷貨已出院卽上疏請究曰縱不實可
使大臣毋受議於四方竟坐奴罪一舉子充吏漸公大愧

熙朝名臣實錄卷十二

秣陵 焦 竑 輯

太保楊文忠公

楊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父春湖廣提學僉事廷和成化十四年戊戌進士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翰林院檢討弘治二年歷修撰陞侍讀九年進左春坊左中允十六年陞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院侍講學士十八年命同太常寺卿兼學士張元禎爲會試考官取董玘等三百人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正德元年進詹事仍兼學士二年三月陞南京吏部右侍郎初武宗御經筵講書故

事講書義畢必獻規諫之語是日廷和同學士劉忠講罷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何故添出許多說話瑾奏曰此二人當打發他南京去乃陞二人南京侍郎是時南京無缺皆添註五月陞南京戶部尚書十月改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三年八月加少保兼太子太保五年二月進吏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九月加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七年十月進少師華蓋殿大學士九年正月上疏請視朝御經筵罷邊兵西僧市肆等項奉 旨早朝深居朕自處治經筵等項已有成規邊兵只照前 旨市肆常理西僧舊制俱不必動十年二月疏請重視朝殿宮禁

三月以憂去。十二年十一月服闋，大學士梁儲請遣行人起廷和復入內閣，而已遜居其下。十二月，上巡邊，廷和言北虜不時出沒，正統末年可爲明鑑，不報。十三年六月，上復議北征，廷和諫萬乘不宜輕出，上又自稱威武大將軍，令內閣草勅，廷和等又諫，俱不聽。十五年，廷和同大學士毛紀上疏，謂大祀之禮在正月，社稷之祀舉在仲春。孝貞皇后大祥在二月二日，禮應卽時祔廟，今俱改卜至再，天下朝覲官員、吏部考察上請未奉定奪，各官離任既久，政務悉廢，殿試進士亦已踰期，自去秋聖駕南行，至今八月有餘，在京在外各衙門題奏俱未蒙發，伏望

亟賜班師還京舉行前項大禮并各衙門題奏文書不報

十六年三月 武宗不豫延和等密請 太后懿旨誅江

彬籍其家會 世廟將至京延和請出東安門居文華殿

上箋勸進擇日登極 上命從行殿受箋由大明門入日

中登極初儀制郎中具儀注途啟 上謂長史袁宗臯曰

遺詔以吾嗣皇帝非爲太子此所具儀何謂也會命議

典獻王主祀稱號尚書毛澄請之內閣延和檢文獻通考

漢定陶王宋濮王事授之口是足爲據異論者卽奸邪當

斬七月進士張璵疏論繼統繼嗣不同力詆朝議之非

上令送至內閣延和曰秀才焉知國家事體復持入頃之

召延和等入。諭曰：至親莫如父母，因授以手勅曰：卿等所言俱有理，但朕罔極之惡，無由得報，今尊父爲典獻皇帝，母爲典獻皇后，祖母邵氏爲康壽皇太后，以伸朕爲子之情。延和等退，而上言：禮謂所後者爲父母，而以其所生者爲伯叔父母，蓋不唯降其服，而又異其名。臣等不敢阿諛順旨，仍封還。手勅既而，御批復加典獻帝后皇字。延和等復封還。御批曰：若加皇字，是忘所後而重本生，任私恩而棄大義。臣等不得辭其責矣。願罷歸。上曰：卿等所言皆大義，朕奉昊天至情，不必拘於史志，可勉錄皇號。延和等偕九卿翰林科道，速章劾張璠邪說乞罷。

斥不報嘉靖元年壬午春以翊戴功加伯爵。歷一子爲錦
衣衛指揮使。辭免。仍加錄。歷二年二月以少師十二年考
滿奉。手勅楊廷和輔翊朕躬。勲勞懋著。特加太傅。不拜。
三年二月以議大禮忤。旨致仕。後削籍爲民。

國琛集云。武皇南巡。天下洶洶。倖臣竊國柄。有狂生上
書數其過。公延禮。狂生泣下曰。久當不負良規已而。武
皇崩於豹房。安危俄頃。禁從兵悉屬江彬。公密與太監張
永謀啟。太后請。旨誅彬。先傳令散軍士。各就賞所。彬
覺。顧瞻無人。遂就擒。乃定遣迎。今上禮下詔。紀元。釐正國
條。裁革傳乞陞及。濫役。月省食糧一十六萬餘。

宗史云戊申命禮官議崇祀

典獻王楊廷和出漢定陶

王宋漢王事授禮部尚書毛澄曰是禮良正異議者以好
諛誅時有舉人張璉者禮部侍郎王瓚同邑人也詣瓚言
帝入繼大統非爲人後與漢哀宋英殊科瓚宣言於朝廷
和惡之嗾言官論列調南京而以學士汪俊代之又云尚
書毛澄會公卿等六十餘人上議漢成帝立定陶王爲嗣
而以楚王孫後定陶師丹善其合禮今上宜以 孝宗
爲考而稱 典獻王爲叔又以益王子崇仁王後 典獻
稱考而顧稱益王爲叔 帝曰父母可互易若是邪其更
議大學士廷和蔣冕毛紀復言程頤漢議最爲得體 典

國祀事暫屬崇仁王。俟皇次子生，復承王後。情理允愜。廷
和復言：舜不追崇瞽瞍，漢世祖不追崇南頓王。願 皇上
取法二君，以光聖德。又云：聖母至通州，禮部議由東安
門入，不聽。復議大明左門入，亦不聽。斷由中門入。謁 太
廟，舉朝以爲不可。帝命錦衣衛以母后儀駕，及製太后
法服以俟。聖母聞朝議欲考 孝宗，志曰：安得以吾子
爲人子，詰從官曰：爾儕已極顯榮，獨不爲 獻王地乎？胡
尊稱至今未定也。因留通州不入。帝聞之，涕泗號泣，啟
慈壽皇太后，願避位奉母。歸藩羣臣惶懼，不知所裁。又云
張璠作大禮，或問辯繼統繼嗣之異，以遺內閣，不聽。乃上

之兵部主事霍翰同知馬時中監生何淵巡檢房濬各上言禮官持議之非留中廷和知勢不獲已乃草勅云奉

慈壽皇太后懿旨以朕本生父興獻王稱興獻帝母稱興獻后 憲廟貴妃邵氏稱皇太后仰承 慈命不敢固違上允之又云給事中熊浹疏言 皇上貴爲天子聖父聖母以諸王處之于禮安乎臣謂尊稱必以帝后而祀於列廟則大統之義本生之恩庶爲兩全費宏以浹爲鄉人恐廷和疑已乃出爲湖廣叅政又云 帝下張璠所進大禮或問於禮部廷和授旨禮部尚書喬宇選爲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論之曰南中非子所宜奈何以大禮相厄也尚

書石珪語璉曰行矣慎之大禮議久當見用耳而楊一清亦云張生此論聖人不易也又云郊祀甫畢清寧宮小室火楊廷和言火發風迅且迫清寧後殿豈 典獻帝后加稱 祖宗神靈或有未協者乎給事中鄧繼曾言五行于火主禮火失其正廢禮之應也主事高尚賢等亦各上疏帝心動乃勉從廷議稱 孝宗爲皇考 慈壽皇太后爲聖母 典獻帝后爲本生父母不稱皇又云 上諭 典獻帝冊文朕宜稱子廷和曰不可復論宜稱孝子廷和曰宜稱長子廷和令禮部侍郎賈詠題主題曰 典獻帝神主不稱考亦不稱叔不着子名遣太監及成國公詣安陸

上尊號又云、太后邵氏崩、后憲宗貴妃也、生典獻
帝、尊爲壽安太后、楊廷和議哭臨一日、十三日除服、移文
南京、不布詔、帝不從、命以二十七日丙寅、禮官請素服
御西角門、帝曰、朕哀慕方切、安忍爲此、十二月甲戌、
帝勅禮部曰、祖母壽安皇太后夙事皇祖誕生、典
獻帝、肆致眇躬、入承大統、方隆帝號、期享遐齡、孝養未終、
奄忽違塵、追唯懿德、宜有尊稱、上尊號曰孝惠康肅溫仁
懿順協天佑聖皇太后、又云、帝遣內臣之蘇杭織造工
部言地方饑饉、不必遣官及科臣章倫等各諫止、不聽、命
廷和撰勅、廷和疏言蘇杭諸府四月以後亢陽爲虐、入秋

以來霖雨不止，饑窘非常，正供不給，淮揚徐邳田廬漂沒，
幼稚計斤而鬻，母子墜水而歿。若更重以織造，恐激他變。
勅書必不敢草。上怒其違抗，切責之。廷和遂移疾乞休。
允之。科臣葛鴻奏乞慰留，不報。又云：帝命費宏監修大
禮全書，已而易名明倫大典，以一清、聰等監修。至是書成，
加聰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久之，帝
享太廟，數目聰，賜以御詩及肖衮衣。勅曰：大學士楊廷
和謬主濃議，尚書毛澄不能執經據理，蔣冕、毛紀轉相附
和。林俊著論迎合，喬宇爲六卿之首，乃與九卿官交章妄
執。汪俊繼爲禮部，仍主邪議。吏部郎中夏良勝，詹待庶官。

望遂邪志、何孟春以侍郎掌禮部、鼓舞朝臣、伏闕喧呼、朕初見道未明、三更詔令、而大禮始定、然不欲已甚、姑從輕議、廷和爲罪之魁、以定策國老自居、門生天子視朕、法當侈市特寬宥、削籍爲民、毛澄林俊旣病故、各奪生前官職、蔣冕毛紀喬宇汪俊已致仕、各奪職閑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勝釀禍獨深、俱爲民、其餘兩京各官附名入奏、或被人代署、而已不與問者、俱不問、其先已正法典、編戍爲民者、茲不再究、禮部大書揭諸承天門、俾在位者咸知警省、

趙文肅曰、唯皇天篤我 明之祐、間出哲臣爲社稷謀、二

百年間、如仁和于公暨新都楊公乘所遇時、力於隸事、最著矣。蓋正統己巳、土木北狩、正德辛巳、威武南征、隕空沉陸、變起非常、非有握補天之器、挾移斗之能、安敢授手其間哉。于公已表於憲皇之世、楊公之沒久矣。頃者恭遇我皇上奉我世宗皇帝遺詔、復公之官、加贈太保、謚文忠、廕一孫爲尚寶司丞、一孫入監、遣官祭葬、恩數備至。嗚呼休哉、不忘臣下之勞、其國家有道、靈長之福乎。於是始皆談誦公行事矣。噫、公希世之英也。按公系出湖廣之麻城、五世祖避亂入蜀、居新都、以天順己卯九月十九日生。公幼以奇穎舉於鄉、少年讀中秘書、才器恢靡、猶先

達司馬余肅敏夙重之歸老之日獨持大明律與別曰介夫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以助他日謀斷蓋居館三十年修文講讀聲譽茂藉時輩視之已若麟角鳳毛然正德丁卯冬自南戶部尚書同長沙李公辦閣事是時孽璫之熖毒蒸寰宇數年內駭奔未息南平北討政府嚮欲而長沙亦後可去倦念去欲令公代已也嘗語人曰吾於文翰有一日之長若經濟事須歸介夫夫余公議公於早歲李相察公於同事非楊氏之鮑叔哉壬申冬李去公始獨任時公丁憂朝議奪情疏亟上議得寢唯令撫按官與坐守長隨刻服制日促上道此起用輔臣之異數也噫公再起而時事益難

得代而

爲矣。武皇帝匹馬極居庸關，踰上谷，入雲中，望獵陰山，旋以威武南下，則五位虛拱，將踰歲矣。嗟嗟！自宸濠播亂，訛言載路，包藏禍心者，可盡防禦，人心將渙，大勢將傾，仕者詠同車之招，居者懷恤緯之憂，此何等景象邪？公血誠隻影，周旋其間，遠奉綸音，近承慈旨，大合衆謀，小事獨斷，竟俾邊無鳴鏑，衢寡驚柝，安平且泰，俟上之回嗚呼，可不謂公勞已乎。大駕至自通州，事勢愈急，四家銳卒環布，蕭密梟鏡在側，磨牙談舌，儻機事有一髮之類，則禍不測，可忍言邪？嗚呼！危哉！公外示安，徐密祈內旨，許其從事，始以一刺給彬，入賀獸吻，縛之，按押虎之機，此輩

張擒信之智也。旋以優賞犒思歸官卒，令掃迹山關，成逐羊之勢。此周勃收軍之勇也。軍收而司農之印，可不倒矣。信擒而郿塢之騰，可不焚矣。嗚呼，可不謂公功已乎。然後清宮警道，迎真主，開明堂而治之，布明詔與天下更始。而天下大定矣。嗚呼，可不謂公忠已乎。當是時，公之勲名著矣。風烈高矣。尊親議起，而事之大難處者，亦隨至矣。公嘗歎曰：衆尤交責，吾何逃乎。義之尤我命也。人之尤我過也。事之尤我時也。吾唯有去已耳。夫以公之圓機達識，豈不知詔者上之令也，不便雖十易之孰禦。特以處君父骨肉情理之間，身任兩宮之責，豈敢操一切徑情之說乎。

必推心率度、劑量而調適之、以和無體之至禮、保忘名之完名、俟泰陵掃宮役作、而徐圖其後、豈盡晚哉、然欲卽以回執禮正名之論、則勢不可也、豈非命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義我尤也、往在漢廷博議、是者不以加秩負者不以奪楮據經研義、非擊搏之司、是當求裁無滅異之厲、四子之於公、獨異是乎、豈非遇哉、公之決于去、所以免人我尤也、世復有不齊之論、出於意見之偏、錮于習聞之久、附聲和響、齟齬寔繁、徒致聖主懷怒、疑有諷嗾、罪且不測、豈非時固然哉、公之決于去、蓋以免事我尤也、夫以公之功勞靖忠、而博此三去、惴惴焉懼補過之無地、人臣之道、

豈易盡哉。悲夫。傳稱公幼讀書，日以卷計，長於學，無不貫。唯以資經濟，故於當代典章條格，人才政蹟，邊防阨塞，軍伍錢役，叢瑣遠爾，心計耳濡，如身親周旋，而抵掌可述。酬答機務之際，殆裕如也。張永以東，厥功乞封，已持內旨，引內官劉馬兒例，要公公曰：劉以功封，其族人非封自身也。事載岳公類博稿中，取示之，乃已。其談笑解紛，易易如此，而不知由於宿昔之精博也。至當大事，智勇奮溢，臨九死而不回，此則非人易及，亦非可易測者矣。初，輟草威武勅，已瀆矣。逮嗣君未至，承制專斷者廿七日，駕抑奸雄如秦如瓊，稍疎皆足以死。新詔裁革人數十四萬八

千七百餘歲省太倉粟一百五十三萬餘。怨者洶洶，謚曰終日想。想出一張殺人榜，於是公出入護以衛士。益岌岌隣歿矣，然而不歿也者，才也，亦忠也。有默相者耳。公閣僚廣東梁公之論曰：天生斯人，以了今日之事。大匠之任，不可代也。於是虛閣中首席，俟公起復至而居之。斯則公未卒而論已定。故公少時嘗夢天門開，遙瞻卓楔曰：際昌時而公顯，其老也復夢天門開，有二幡導公冉冉以去，而公卒。公殆天人稟間氣而生者邪？公在位一辟伯爵及太師太傅，二辭錦衣衛千戶，三辭文職四品，世襲廕位極人臣而居處同於寒素，顧濟物之心則拳拳無時已也。公生

多宦遊，每歸則爲鄉人建一惠局，初通水利，灌澗田萬頃，鄉人德之，號爲學士堰。次捨建坊，牌費以修縣城，城成而賊至，完生命者萬計。次置義田于城西北，以贍族人。蓋三歸而修制，利業三焉。若他言行之詳，當有如王巖叟馬永卿輩書之，未易舉也。

支大綸曰：大禮之議，肇於永嘉而席桂諸君子和之，倫序昭然，名義甚正，自無可疑。廷和上畏 昭聖，下畏人言，力主濮議，諸卿佐復畏廷和之排擊，附和雷同，莫敢牴牾。其伏闕諸少年尚氣，好名以附廷和者爲守正，以附永嘉者爲干進，互相標榜，毒盈縉紳，皆當國者不善通融耳。然以

冲齡之主而舉朝元老卿輔至二百餘臣皆喧呼慟哭卒不少動聖孝天植神武獨斷萬古一君而已

李宏甫曰世廟初入據古執禮公當其時可謂正直不阿卓然名世矣是豈賂墮賣友取容之人乎此市井之談愛憎之口不待辯者獨大禮議起人皆是張桂而非公予謂公只是未脫見聞窠臼耳若其一念惡陷主於非禮則精忠貫日可掬也故謂公之議有所未當則可謂公之心有一毫不忠則不可此趙文肅所以極力爲公表也善乎鄭淡泉之論曰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匡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爲大臣其言當

矣。吳加或者之說於司直爲賣友於劉瑾爲阿勢則大禮之議委曲扶同公自優爲之矣。然公之議大禮也可以許其忠而未敢以許其妙。若處康陵之朝非但人不知其妙而亦不能信其忠。蓋大忠者不見忠至妙者人自然不知其妙也。是以當時知公者僅僅有李文正梁文康費文憲數人耳。文正必得公而後敢以去梁費二公亦必得公而後敢卽安。則公所係何如哉。予又怪其不能以事康陵者而事永陵也。豈其真挾定策之功或恃世宗仁

乎不知之矣。

太師梁文康公

梁儲字叔厚，廣州順德人，別號鬱洲居士。晚更號厚齋。成化戊戌會試第一。廷試第二甲居首，改庶吉士。十六年授編修。二十二年兼司經局校書侍。孝廟於東宮日進講讀，丁未充會試同考官。旋丁內外艱。弘治辛亥服闋，進侍講，與修憲廟實錄成。進司經局洗馬。壬子主考順天鄉試，復侍武宗東宮講讀。戊午主試應天，是歲冬冊封安南國王。充正使。庚申九年考滿，遷翰林學士。辛酉再主試順天。壬戌奉詔敎庶吉士，與修大明會典書成，進少詹事，仍兼學士。本年遷吏部右侍郎，奉命充正使冊封魯藩。正德改元，詔纂修孝廟實錄及會典，俱爲副總裁。

巡轉左侍郎。明年遷吏部尚書兼學士。專典誥勅。掌詹事府事。又明年戊辰。主會試。時逆瑾竊權。專恣有不附己者。輒以計去之。乃指摘會典。紕繆貶爲吏部右侍郎。實錄成。復尚書兼職如故。瑾憾公不置。捃摭媒孽。俄有旨。調南京吏部尚書。加太子少保。五年。瑾敗。召復官。兼文淵閣大學士。典機務。既至。進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尋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士。廢一子。錦衣世千戶。公辭。改尚寶司丞。又辭。改中書舍人。又固辭。弗允。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六年。考滿。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先是石齋楊公。首秉朝政。以父喪去位。公

言于武宗，敕遣行人慰諭，命有司卽其家督促上道。楊公至，公遜居其下，士論多之。武宗之將幸宣大也，楊石齋暨敬所、蔣公皆在告中。外洶洶莫敢先發，公與東萊毛公泣諫於左順門內。旣而毛公亦在告，公獨廷爭累日，不得命。陝西親藩有請良田爲牧地，錢寧、江彬及宦官張忠輩受重賄，請上許之。兵部及科道交章執奏，謂太祖高皇帝有禁，茲田不得畀藩封。上曰：朕念親親與之，勿爲間言。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不出。梁儲曰：公等皆托疾，如國家事何是時？上怒甚，令內臣督促草制。儲承命上制草，上覽制駭曰：若是可虞，其勿與。事遂寢。會

上自稱威武大將軍鎮國公朱壽巡邊今內閣草制大學士楊廷和同儲力諫不聽屢使促勅廷和稱疾不出至是上御左順門面促儲儲不敢草願就死 上釋之時禮部

尚書李遷學等廷議建儲居守朱寧陰授寧王宸濠賄謀入寧王世子江彬亦欲立所厚遠藩儲大聲曰 皇上春秋鼎盛建儲未宜輕言萬一有他吾輩伏斧鉞矣王瓊王鴻儒亦助言之議遂寢己卯考一品九年滿進階特進光祿大夫勲左柱國兼給 誥命褒諭賜燕禮部會江西兵變 大駕南征公與蔣公扈從至南都凡七請回 鑾不報時且郊公與蔣公疏言兩都郊祀 祖宗配位不同乃

不果。初，心定議北歸，然尚未有期。公復跪請於行宮西階，中使傳諭再四，公弗起。得報乃起。庚辰冬，至德州，自劾請罷，不允。抵京，再疏，又不允。儲乃杜門求歸，言妻喪未葬，先塋未修，老病之軀，無所陳力。武廟固留，遣官爲治葬事。葺先人墓而賜祭，遂與羣公同受遺命策。世廟自興，卽入正大統，儲與冕實奉行勸進事，稍定。復申前請，旣而外議謂儲黨逆，濠復護衛，儲默不辯。攻詆者纒纒，儲乃復固申前請。上始可其奏，賜勅特遣行人送歸。命有司月給糜食，歲致輿，隸蓋辛巳夏五月也。公歸日，與弟叅議君億徜徉山水間。嘉靖乙酉秋，上念定策扈迎功，唯儲未

錄 詔廢于世錦衣衛指揮公疏辭 上重違懇誠報可

而遷均輔爲尚寶司丞公疏陳謝慰勞有加丁亥三月二十五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七贈太師謚文康諭祭九壇遣官營葬公沉重博雅接人和易立朝四十餘年議論每持忠厚故羣邪用事公從容其間若履坦途所著有鬱洲集藏於家

霍韜撰公傳曰公立朝四十年其功多矣乃自掩蔽不肯以功自誇故人不得知公聞謗不辯故謗言日積平生好施德於人人或賴公以自庇反操戈向公故海內後進之士未嘗面公者徒聞謗公云云亦附和而毀公也正德間

秦王請陝之邊地以益封壤。嬖臣江彬、朱寧及宦官張忠、曹助爲之請。武皇帝詔與之。兵曹及科道各執奏不可。

武皇帝曰：朕念親親，與之勿拒。大學士楊公當草制曰：若遂草制，畀地秦藩，恐貽後虞，執不草制，則忤。帝意遂引

疾不視事。大學士蔣公亦繼引疾。武皇震怒，內臣督促

公承命草上制曰：昔太祖高皇帝著令曰：此地不畀藩封，非吝也。念此土廣且饒，藩封得之多，畜士馬饒富而驕。奸人誘爲不軌，不利宗社。今王請祈懇篤，朕念親親，其畀地於王，王得地宜益謹，毋收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聽狂人勸爲不軌，震及邊方，危我社稷。是時雖欲保全親親，不可

得已。王其慎之毋忽。武皇帝覽制駭曰：若是其可虞，其勿與。回天之力，決於數詞，偉矣哉！正德己卯，武皇帝欲自巡邊，乃稱威武大將軍，詔宰臣草威武大將軍勅。大學士楊廷和、蔣冕皆引疾。武皇帝御左順門，召儲。儲奏曰：臣不敢草勅。帝震怒，手劔立曰：不草勅，齒此劔。儲免冠，解衣帶，伏地涕泣曰：臣有罪，今日就死。他日陛下猶憫臣，若遂草勅，他日陛下覺而怒，曰：儲無禮，以臣名君，臣罪不可赦。武皇帝通察其誠，欸擲劔起，不促草勅矣。己卯，宸濠反。武皇帝欲親征，乃議。楊公居守，梁公、蔣公皆從。武皇帝至南都，議郊。儲與冕奏曰：南都郊。仁祖皇

帝配天北都郊。太祖皇帝、太宗皇帝配天。若遂郊配，位
不知所裁。武皇乃不郊，又將南幸，儲晃手執章奏，跪行
在門外，自卯至酉，汗浹背。武皇帝遣內臣論起，對曰：臣
未奉俞旨，不敢起。武皇帝乃諭曰：不南幸矣。儲晃乃起。
始宸濠未反時，凡所僞皆有記籍。濠誅後，閱籍唯厚齋梁
公晉溪王公無受僞，世人猶指此以疵二公。未見此記籍
耳。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田無百畝，
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瘦敝不食之土耳。世人乃以
辭受之濫，疵公藉故著此，以俟篤論之君子云。王御史
溱請典刑公田給事賦公門人也，請沒公貲以代天下輸

租之半劉瑾遂矯詔抄公家公在南京初報聞色不動

今上御極言官連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爲故縱反者請
召置獄正罪如陸尚書完云公曰余唯致仕去而已終不

肯辯人曰是公大罪何所容辯公終不辯而劾者不已久

不、懈、辱、者、之、辯

之乃知與宸濠衛兵者非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
三月十五日之爲也蓋舊例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銜
著筆跡故不得而誣也公唯引罪連三疏乞致仕無片言
自明然後知公之爲大矣

黃佐撰公傳略曰蔣冕方在庶寮公延譽官府力拔爲輔
御史西安張璉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儲引愿往謝意

薦揚竟至大用，連終身感之。時楊一清在內閣，親承聖諭，命撰勅召用，而訃音至矣。

太保楊文襄公

楊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州人。幼以奇童薦入翰林。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僖。淳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爲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矣。登成化八年壬辰進士，授中書舍人。二十三年，擢山西提學僉事。丁憂服闋，補陝西提學副使。自弘治四年至十一年，凡八年在陝。大作士類，士有博記誦者，修文辭者，專攻舉業者，所學不一，皆誘而進之。三邊學多士，廣歲必一試，雖僻壤不遺也。其

蒞事愈久愈嚴。夏楚之用，若無虛日。士試凜凜守法，莫敢左右顧及。去任，士追憶往事，凡中才已上，可貢可舉者，未嘗一朴及之。性明知人，方進取日，或許以將來科第。及冠世名世，必卒如所言。故其造士五十餘年，猶用不盡。當是之時，雖宗室不能奪生員之婚，雖撫按不能撓課試之權。爲國朝提學之最久，乃召爲太常寺少卿。至十四年，轉南京太常卿。壬戌，虜火篩入寇，馬政廢弛，遷右副都御史，督理茶馬。十七年，清出荒熟牧地，凡十二萬八千四百七十三頃餘。奏准每年於陝西按察司揀用憲臣一員，于臨洮府駐紮，巡禁茶馬。又奏准選取都布按三司官三員，專

候委任及添注華昌平涼府同知官不時聽委十八年又題准招商自出資本買茶裝篋轉運茶司每一千斤價五十兩大約計官銀萬兩舊買馬不過千匹若此可得馬幾三千匹其利在官與開中商茶不同至今以爲便甲子虜賊大舉大司馬劉大夏薦爲陝西巡撫兼經理邊務一清上疏陳邊事劾罷總兵武安侯及兵備不職者數人請釋緣事守備楊宏使自劾裁抑鎮守中官支應歲省數千金創城平虜紅古二處以援固原築垣頻河一帶以捍靖虜虜遂不敢渡河己丑冬虜數十萬入寧夏乘勝直抵固原一清率帳下五十餘人趨會總兵曹雄衆遮道爭謂不可

以謂平涼一路絕無行人，叅政安惟學曰：公行何恃？一清不答，徑去。賊聞一清至，遂掣衆北走。在陝未踰年，百務具舉，正德改元，朝廷以邊患方熾，兵權大分，命總制全陝三邊軍馬，一清以寧夏花馬池係要害地，虜數由以入，率官屬沿邊巡視，議處方略，上疏極陳戰守之策，修清垣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又上四事，復上六事，丁卯，忤劉瑾，歸休丹徒，復逮詔獄，賴大學士李文正救免。庚午，廢藩寘錯，叛起爲總制，靈州土人素苦漢官科虐，一清昔時多所釐革，已復踵舊，至是紛相訴訐，一清以大亂之後，但除其害，而不深究其人，閱舊築邊

牆自紅山橫城高厚堅完儼然巨障念成功之甚難歎前志之未遂感而賦詩有老去寸心猶不灰伏誼經略了餘忠復入城訪求各營衛部領之賢否而更置之謂邊軍之困本由科差煩重而私役買閑爲弊居多屯軍地去糧存逋逃萬數而湖地草灘半爲將領所據反役軍采取以自封殖於是鎮守太監冊及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鎗少監馬良等各退出役占軍士楊英又將所收草灘湖地呈退三之二鉞以下各退有差乃行巡撫將本鎮馬步軍士稽查實數造冊在宮凡有征調全隊以出一切雜差循次撥用毋得脫者又通行各城堡一體查處禁革條陳

地方急務十數事上奏其大者如乞旌罵賊而歿都指揮楊忠李睿逃難而殞百戶張欽等門閭仍廢其子以勵臣節皆與劉瑾意忤一清又奏總兵楊英喪失之餘士心不附乞將英取回調用薦副總兵仇鉞叅將保勛遊擊將軍史鏞是時延綏鎮巡奏欲因燒荒會諸鎮兵搜索河套零賊一清上疏以謂漢中流賊未平調去沿邊官軍數多邊城空虛邊儲缺乏而河西達賊屢肆搶攘况河凍後達賊入套各鎮兵馬正當蓄鋒養銳以俟今乃無故出境搜索縱得數輩老弱殘敗餘寇何補于事而往回動經旬月糜費糧料傷損馬匹所得不償所失且舍門庭侵犯之虜而

尋伏藏逃難之賊取笑外夷又遣書當道極論其事竟寢
不行蓋瑾素憾一清特以事變倉卒不得已起用既平復
悔乃矯詔改一清專在寧夏撫馭實陰奪其總制之權也
無何瑾誅衆但知瑾之誅爲張永所發不知永實受笑于
一清遂成之耳踰月召爲戶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辛未
順天應天山東河南盜起一清疏上十一事上嘉納改
吏部起廢拔幽凡爲逆瑾所構陷連茹以起江西盜久未
平薦按察副使吳廷舉山東盜日熾又疏陳戰守撫馭賞
罰機宜下兵部檄諸鎮施行及劉六劉七等聚衆數千充
斥近圻兵部尚書王敞束手無策一清遂推用大將征討

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著令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類者陞一級大學士李東陽從中票旨極其褒美悉從所
言施行都御史馬中錫提督軍務惠安伯張偉爲總兵官
同征流賊馬張不知兵專主招撫賊盜放縱大肆劫剽渠
魁劉七屯兵近圻要請赦宥廷議將從之一清獨執不可
曰中原百姓敢稱兵熾亂罪在不赦宜易將增兵殄滅乃
已命太監谷大川總督軍務薦侍郎陸完爲提督及賊至
鎮江貽書于完類以徑溺救焚爲念星馳前去量帶西北
勅兵數千人半駐江北以爲聲援半渡江南以備截殺彭
提督仇總兵兵馬亦于南都以東隨便屯駐防遏一以壯

金陵之保障一以爲瓜真二壩之防又思此賊出沒無常或奔淮陽通海二州以趨山東故淮鳳之兵不可撤山東之地不宜虛卒之金山之捷竟如所料云寇平加少保甲戌簡入內閣以時事多乖言不盡用乃因災異而上疏自劾疏入錢寧銜之遂謝政正德己卯秋宸濠變起一清以鎮江爲江南首郡此地有清則三吳無虞乃親閱城設險出粟賑軍乃調金山鎮海官兵爲外援設中軍營爲內應故城內外恃以無恐後武宗南征幸其第宴飲賡歌兩晝夜有導上幸浙江者一清從容婉諫遂不果行嘉靖四年再起總督三邊卽以最急且切四事上疏俱蒙撥行

及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去位再召入閣。上以張錦

奏遷顯陵事諭一清對曰地道尚靜體魄宜安山陵既

定大事既襄無故舉遷恐有他虞况獻皇帝大葬之後

陛下自藩邸升爲天子不謂之吉壤不可也乃不果遷初

張孚敬桂萼二臣言官多有論列疑一清所授二臣既去

霍韜乃上疏毀一清。上疑之遂乞歸一清具眼人清明於知人若

拔仇鉞于列校而竄錡就擒舉王守仁於庶僚而宸濠受

誅錄楊宏於編戍而總兵漕運至於伍文定之首倡義捷

喬宇之捍禦留都俞諫之總制江右是皆儲賢於無事之

時應用于有事之日靖大變正邦域其有功于社稷大矣

制府牒錄云、公在靈州、人有笑其演營習陣者、公謂予誠書生、不諳軍旅、嘗以古人行必謹、哨探止必修戰備爲法、故每論諸將曰、無事常如有事、時隄防有事常如無事、時鎮靜又念武侯李靖未嘗廢營陣、世無岳武穆、豈可恃野戰以爲能邪、

甌陽謝純撰公行狀曰、安寧州有石淙渡、公凡撰述題識、皆以石淙繫之、故時人稱爲石淙先生、父諱景中、永樂癸卯鄉試、初判霸州、改澧州、遷廣東化州同知、景泰甲戌十二月、初六日、生公于化州、天順庚辰、父乞致仕、携公便道訪前母劉氏家于巴陵、壬辰、公登進士、癸巳、以外艱解官、

訪姊氏於丹徒，會公前室段氏繼卒，二喪不任遠歸，乃葬丹徒，因家焉。公爲山西提學僉事，陝西提學副使，作典士類，連魁天下爲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具見于正學書院志及關西政教集。尋薦陞左副都御史，督理陝西茶馬，親歷荒邊，攷求利弊，茶利大典，而馬亦蕃盛。三邊仰給，詳見御史陳謙所著馬政志中。會虜賊大舉，司馬劉大夏奏謂楊一清在彼，多才奸問，有謀善斷，請勅改爲巡撫，兼經略邊務。勅下，公卽率兵禦之。上疏具陳邊事，其一切典革計處事宜，載西征實錄中。世宗卽位，薦起公者凡二十疏，詔待缺起用，特先遣官賚勅存問。嘉

靖四年正月授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陝西
諸邊軍務命巡撫都御史卽家敦遣啟行十一月召入
閣明年五月陛見復公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加少師
兼太子太傅御製詩一章賜公卒之期爲嘉靖九年八
月十四日夜四鼓是夕寒風颼颼堂戶閉皆洞開有一卒
過公之門恍惚見公輿出騎從旌幟甚盛卒私念曰吾聞
公病今將何之公病起邪及開出大市又遇公如故天明
方聞公歿矣

李元陽撰公墓表曰正德初閩人劉瑾有寵于上竊弄
政柄公時總制三邊條列修邊事宜極有端緒朝中翕然

稱之瑾惡公不先白已內批罷公公遂引疾去位瑾怒公
不已下之詔獄首相長沙李方救得釋瑾權日益重鼻息
所向無敢違者六卿一言不合輒辱以荷校敢有乞骸骨
去者中以奇禍相逢禁中跪伏不敢仰視國事唯其意指
危亂之機已在旦夕時公家食日夜籌度不遑寢處五年
安化王反寧夏命太監張永討賊永奏須文臣有智謀者
一人同行召公仍總制陝西延綏寧夏甘涼各處軍務協
同討賊公謂永曰藩室亂易除國家內變不可測奈何永
曰何謂公曰寧夏事不足平非久當有捷報內變事非公
無能爲也永伴若不知繞入陝界果聞仇鉞已擒賊永見

永亦、可、與、謀、者

公料事如神，促滕問內變事。公手畫瑾字，永曰：渠日夜在上，傍不離。上一時不見渠，不樂。今其根幹枝葉連結已成。上傍皆彼手目，安從得一言入乎？公曰：此時已有間，可入觀討賊，不付他人付公。上意可知矣。言已，卽就出。二奏與永，一言寧夏事，一言內變事。囑永曰：公班師入京，見上，先進寧夏奏。上必就公問，公詭言請屏人語，乃進內變奏。永曰：卽不濟，奈何？公曰：他人言濟不濟，未可知。公言必濟，願公言時須有端緒，萬一不信，公可頓首請。上卽時召瑾，沒其兵器，請上登城驗之。若無反狀，殺奴。陵狗又頓首哭泣。上必大怒，瑾瑾誅，公大用，益矯所為。

曰強張承業暨公千載三人耳。但須得請卽行事無緩時。刻永勃然作曰。老奴何惜餘年報主乎。已而永入京請見如公策。上覽奏至。瑾姪劉二漢方面大耳。已謀不軌。遂頓足。卽召瑾入侍。瑾不知。已有別旨。差永抄沒其家矣。

上命縛瑾下獄時。尚未甚信。及登城閱所抄兵器。絕繩不絕。始吐舌。竟誅瑾等。一時公卿士庶方敢出氣。惟聲震天。摘瑾肉而嚼者如市。永乃備言公本謀。與首相長沙李公同薦。公才望公始柄用矣。公七歲能屬文。聰敏絕世。讀書過目成誦。人欲試其心計。戲取市家日曆。鱗雜米鹽之數。令目一過。輒無遺脫。故六經百氏無所不窺。官制兵術本

朝故事，歷歷詳曉。八歲，以奇童薦入翰林爲秀才，及中進士，爲中書舍人，結交海內名士，文章日益有名。從學者日衆，如丹徒靳貴同在內閣，太原喬宇爲冢宰，皆執弟子禮。公葬喬自太原至丹徒，持服奔喪，其師友之義何如也。公爲提學，謂都人曰：吾於陝得三士，康海、呂柟、馬理也。後果爲聞人。弘治十五年，劉忠宣言：馬政廢壞，薦公陞副都御史督馬。召諸闕而授勅行。明年，公條上茶鹽監牧事宜，及易主馬史，奏請輒允。牧事有成，益開水草善地，起城堡，廬舍，河湟涼回間雲錦成羣。十七年，虜入花馬池塞。十八年，勅公經略邊務，兼巡撫陝西禦虜。虜素畏公威名，聞

公至遁去改總制三邊兼理馬政是年陞右都御史公上

進才

疏曰陝西各邊延綏城堡據險寧夏甘肅河山阻隘賊雖
侵犯爲患猶淺唯花馬池至靈州一帶地理寬漫城堡稀
疎兵力單弱一或失守虜衆折墻而入犯我環慶寇我固
原深入我平鳳臨鞏其間漢土襍處內變或因之而作根
木動搖誠非細故成化初年北虜在套彼時未有邊牆恣
肆出入已而得巡撫寧夏都御史徐廷章修邊牆二百餘
里濬溝壑一道又得巡撫都御史余子俊修濬完固北虜
知不能犯不復入套者二十餘年世平人恆邊備稍疎墻
旣日薄溝又日淺弘治十四年虜由花馬池折墻而入戕

破內邵始蔑我邊牆爲不足畏連年擁衆拆入寧夏鎮巡
屢奏乞築牆濬塹提督軍務都御史史琳又乞於花馬池
韋州設立營衛兵部奏下總制尚書秦紘紘止添修四五
小堡及於靖虜至環慶地方挑挖邊塹一道七百里自謂
可無虜患弘治十七十八年冬虜復大舉仍自花馬池清
水營拆牆深入紘所修邊塹營堡不能捍禦阻遏虜攻陷
清水營殘破花馬池上厓宸慮勅臣經理臣關劣歷官
陝西有年虜情邊事頗常究心但腹裏頻年旱荒倉廩空
虛饋餉不繼虜賊動號數萬倏聚忽散未至而廣徵士馬
則徒費芻糧既至而調兵應援則緩不及事縱使大兵既

集務速則彼或不來持久則我師先老恐終無以伐其深入之謀沮其方張之勢常聞防邊之計莫危於戰莫安於守臣恐坐談不如親見自慶陽環慶延綏定邊寧夏花馬池典武清水營直抵寧州一帶沿邊城堡墩臺躬親閱視廣集衆思兼收羣策參酌損益始有定論其大要有四修濬墻塹以固邊防增設衛所以壯邊兵經理寧夏以安內附整飭韋州以遏外侵但陝西財匱民勞修邊之役人多異議然而利害有輕重關係有大小大事可成則小費不足計遠効可圖則近怨不足卹此臣區區犬馬寸心也今之河套卽周之朔方漢之定襄赫連勃勃統萬城也唐張

仁愿築三受降城置烽埃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敢踰山
牧馬朔方無寇歲省費億計減鎮兵數萬受降遠在河外
古之舉大事者勞而后佚類如此受降據三面之險當千
里之蔽正統以來沒失其險舍受降而衝東勝已失一面
之險又衝東勝以就延綏則以一面之地遮千餘里之衝
遂使河套沃壤爲虜隴巢穴其中深山大沙勢固在彼
而寧夏外險反南備河此陝西北虜之患所以相尋而莫
之能解也茲欲復守東勝因河爲固東接大同西接寧夏
使河套方千里之地歸我耕牧開屯田數百萬用省內運
不然則陝西用兵殆無虛日八郡之人疲於奔命民窮盜

起禍將何極。及今將延綏寧夏一帶邊防設法整飭賊來
有以待之。雖非上計尤愈于無策。醜虜聞知或數十年未
敢輕犯。我得休養生息東勝之議未必終不可復也。世之
論邊事者或專主于戰伐臣以築牆挑壘為言宜必增茲
多口。但受恩深重自當為國遠圖。今年套內無賊腹
裏有秋人民稍安正可有為伏望聖明俯垂省覽下兵
部議勅公經理。正德二年公言臣兼巡撫不能專力馬政
瑾惡公公遂去兵部疏言邊務甚急修邊防虜舍一清無
可代者不報乃議上文貴張羅曹元乞簡用瑾不欲修邊
內批罷役銀錠大錠解京由是朔方復套之議竟中止人

謂墮虜交通欲外亂以濟已私或然也墮誅召公入虜
部尚書尋加太子太保十年入內閣加少傅太子太傅武
英殿大學士

吾學編云公生而隱官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
濟務尤曉暢邊事羽檄匆匆一夕十疏口占指授悉中機
宜又好汲引人人或訾已顧揚薦之一時俊達喜功名者
爭趨其門嘉靖二十七年贈太保謚文襄

太保費文憲公

費宏字子充號鶩洲鉛山縣人祖樂庵授五子長珣起鄉
薦早卒次瑄起進士官至叅議號復庵復庵宦遊于外而

五峰齋弟順庵璵遂主家政宏生而秀異與季叔雪峰瑞相上下復庵喜曰亢吾宗者必二子也携入京躬課督之癸卯甫冠遂與雪峰同領鄉薦甲辰試春官不利卒業北雍時少保丘文莊公爲祭酒少宗伯補庵費公爲司業皆重之丁未舉進士爲廷試第一人授翰林院修撰初宏之上春官也復庵方以都水主事出治呂梁貽書與宏曰汝脫下第毋南歸宜入北監讀書丙午代還宏訊曰伯父何以知宏不第令人北監也復庵笑曰此爾遠到之兆也吾嘗夢汝入北監領班籤籤乃彭文憲公故物文憲嘗遊北監中狀元矣汝第勉之至是果然是歲八月 憲廟上賓

預修實錄、庚戌、同考禮部試、丙辰、皇太子出學青宮、首
改左春坊左贊善、武廟廟服、擢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
侍讀、丁卯、擢禮部右侍郎、進左侍郎、時逆瑾竊柄、凌轢公
卿、會瑾敗、諸所變更、悉皆釐正、唯山東河南陝西山西鄉
試解額、瑾稍增其數、宏謂求賢國家大典、且開科期迫、請
今科姑聽之、後復舊、上可之、十月、陞禮部尚書、鑄印
局額、設大使副使各一員、食糧儒士二名、及滿將補投考
者不下數千人、請托者半之、當事者每難處分、宏於食糧
二名外、預取聽缺者四人、習字者四人、擬次第、度可逾
十數年、由是投考及請托者皆絕跡、辛未十二月、奉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供事甲戌二月進戶部尚書兼秩如故會錢寧入宸濠賄規復護衛宏執不可有同列嫉宏而覲其位者陰助寧一日忽傳旨詰責宏因引咎力請退有旨令致仕而從弟翰林編修采亦罷抵家杜門謝客不敢履城府築樓一區日課諸子會羣從有與鄉人爲仇者赴愬會城濠知之招仇家人令拮據入奏欲以聳動上意奏入下都察院時大司馬幸庵彭公澤掌院事洞燭其奸旣駁罷又欲加罪濠知計不行乃嗾羣兒嘯聚奸細焚略其室廬積聚又侵毀其先墓宏恐避處縣城己卯六月濠因朝會殺巡撫孫燧及副使許達發兵反隨遣數十騎

趨信圖宏過進賢爲縣令劉源清所斬會王公守仁以羽
檄徵兵列郡信守周朝佐鈴令杜民表等皆率兵往宏爲
貨畫方略遣人間道致書於王濠平王欲上聞時侍御謝
君源伍君希儒方隨軍紀功乃奏曰大學士費宏編修宋
當護衛之再請也昌言明沮已懷先事之憂及逆謀之旣
成也間道獻策又急勤王之義逾年世廟入繼大統甫
旬日卽降勅起宏而宋亦召用時辛巳四月也甲申五月
進吏部尚書謙身殿大學士八月大同卒叛殺叅將賈鑑
巡撫都御史張文錦議者欲遣將出師以討之宏曰變出
于激不叛者固多也討之勝則玉石俱焚不勝則彼拒城

抗命損威傷重甚矣。乃議先遣兵部右侍郎李昆往撫諭以觀其變。而以都御史蔡天祐往巡撫。命都督桂勇鎮守其地。代還舊總兵官江桓乙酉。武廟實錄成。進少師兼太子太師。賜宴禮部。時弟宋從子懋中皆翰林編修。預史事。宋進左贊善。懋中進修撰。丙午六月。獻皇實錄成。加正一品俸。兼華蓋殿大學士。是年累以疾辭。上不允。丁亥二月。疾再作。辭益力。上乃允之。時子懋賢登進士。選庶吉士。疏乞歸侍養疾。并允之。令疾瘳日。照舊作養。乙未四月。有旨起用。遣行人王憲芝捧勅催促。宏遂于六月朔。冒暑行。至七月十二日到京。入閣供職。丙午。召見文

華右室賜銀圖書一文曰舊輔元臣十月十九日陪祀殿
一夕逝享年六十八贈太保謚文憲

太師張文忠公

法才
張孚敬初名璉字秉用永嘉人別號羅峰弘治丙午以詩
經中省試七上春官始中庚辰會試辛巳世宗臨軒策
士賜進士出身時廷議睿宗獻皇帝尊號璉上疏爲
上明父子之倫語意諄切嘉靖壬午授南京刑部主事甲
申以議禮未決再上疏召至京廷議陞翰林院學士乙
酉陞詹事府詹事仍兼學士丙戌擢兵部右侍郎經筵講
書如舊進謁廟議及奉安獻皇帝神主禮議丁亥轉左

進大禮要略、命開館纂修明倫大典、及命讞大獄、署都

祭院事、賜勅獎諭、并賜二品服色金帶、給三代誥命、陞

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照舊纂修、勅賜玉帶、并銀

圖書二、曰忠良貞一、曰繩愆弼違、理都察院未久、奏革各

處濫設鎮守內臣、清勘近京皇親庄田、戊子、加少保、上

享太廟回、恩侍道佩、上屢顧、賜詩褒美、有貌奇真才傑、

形端志氣、仰子喜荷天貺、賚賢作邦珍之句、再賜玉帶、

璉、進姚溪書院集、上賜書院名、及堂名、命有司于書

院中建敬一亭、石刻、御註范氏程氏五箴、命註冠服

圖成、賜勅并金帛蟒衣、本年六月、明倫大典成、加少傅兼

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給四代誥命、廕一子爲中書舍人、章聖皇太后賜諭慰勞、并賜金縉、己丑、命

主會試、尋勅諭重修大明會典、是年、夫人蔡氏卒於京、命

禮部尚書李時諭祭、遣員外郎張寰治葬事、八月、以災異

辭、准休致、至天津、遣行人周禔齋勅守取復任、仍賜銀記

一枚、庶寅、賜明倫大典、大學衍義、五經、四書、各一部、以一

品初考、賜勅褒諭、廕一子爲國子生、會議郊祀成、賜玉帶

尋以名音同、御名、請更易、疏再上、上親爲換名字、賜

名孚、字茂恭、孚敬、遂以賜金作堂於寓所、上又以

獻皇帝手書榮恩堂、裝潢成軸、御筆金書、皇考手澤

以扁公堂 賜銀印篆曰永嘉張茂恭印又 賜孚敬茂

恭御書大字二幅是年雷震午門西樓乞休賜牙笏公服

比抵家而西苑工完乃遣布政使以平賚 賜銀幣上

念公不置又遣行人周文燭賚 勅取復任壬辰命兼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復乞致仕癸巳差少卿陳璋賚

勅起取復加少師再給三代誥命封贈如制賜銀印二是

年 皇嗣生賜銀幣甲午 命有司爲作樓於府城以藏

御書文劄 賜額曰勅諭又命工部置扁差署丞朱守宣

賚送乙未兩考 賜寶獎諭廕一子爲中書舍人以疾再

乞休致差行人周文光御醫袁遷賚 勅送還鄉月給廩

米、歲撥輿、隸、有司時加存問、丙申、差錦衣衛千戶劉昂賣、勅視疾、諭疾愈、還朝、至處州、疾作、遂回、再起、至金華、疾又作、巳亥二月六日、疾革、遂不起、

王世貞傳曰、公浙之永嘉人、貌魁傑、有大志、二十四而舉於鄉、數上禮部、不利、歸而聚徒教、授姚溪山中、扁其讀書所曰、羅峰書院、人或謂公去諸生何幾、而書院爲、笑曰、諸生不當書院邪、遂爲諸生祭酒、蓋又二十二年、而中禮部試、而武廟方南巡、明年、世宗皇帝卽位、始臨軒策士、公得二甲、隸事大理、時上以典、世子入繼大統、下廷臣議所以尊崇、獻皇帝若后者、久之不決、公乃上書、大略

言。上以世子入繼。武宗皇帝統非繼。武宗嗣也。今以後。武宗則弟以後。孝宗孝宗自有子。奈何舍。獻帝勿考而考。孝宗使。獻帝有子而無子。上有父而無父哉。上心是之。而迫於輔臣禮官議。已報聞。公亦去。而爲南京刑部主事。因下議。上書爭之曰。是二本也。孝宗法得稱皇帝。伯考不得稱考。獻帝得稱考。不得稱本。生因上所草或問二篇。於是桂文襄公尊疏亦上。具如公指。而中外士大夫側目而視公。且齟齬之矣。然天子益以心動。方公獻夫。霍公韜輩。益推緣公說而進之。天子用以連柱輔臣禮官口。凡三下詔始定。召公與桂公超。

拜翰林學士。雖以驟顯重，然猶不能容公卿間，而益侃侃自發舒，亡所避。天子愈器之。明年，進詹事，爲經筵講官。又明年，遷兵部右侍郎，俄轉左學士，侍經筵如故。遂爲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輔政，領都察院，賜勅諭約束中外御史，所以褒獎殊至。賜玉帶，尋賜銀記二，得密疏言事。明年，加太子太保，公以 上未有太子，官不當設，乃改授少保。 上已尊崇 獻皇帝后，錄前後諸臣議，而取衷于公。書成，名之曰明倫大典，進公少傅。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予四代誥，官一子。是時楊文襄公一清居首揆，以才受 上知，然不能如公深，而 上之所密問公。

月以十數時時稱公別號及字桂公亦入輔名寵俱當公
亞所言事不能無相左以故稍不平爲惡語交關 上前
楊公得因是以間公 詔公暫歸俟用而桂公削保傅以
免公歸至天津而 上念之卽 詔行人召復相公公入
而楊公爲霍公所論逐矣 上怒楊公甚欲置之詔獄公
力爲寬解得免 上嘗諭公曰留都天下首地而事皆中
貴人專之何悖也擇宗室一人留守便公言 高帝以親
王領宗正不久而罷之宗室不預政久矣臣不敢奉詔自
是乃數數言中貴人暴橫狀 上爲悉裁革鎮守監鎗市
船之類後先殆盡是時 上日事經筵作敬一箴及朱儒

五箴註皆發之公天下欣欣望太平而公又自言禮起

上以明聖述作爲任事取公裁定若分祭天地南北郊尋壇於東西爲朝日夕月正先師號易像而主帝后行耕蠶禮皆其大者居第成以獻皇帝手書合春堂及金帛羊

酒賀而所讀書姚溪山中者書院下有司爲新之賜名曰貞義其堂額曰抱忠時夏文愍公亦以言禮貴驟當上

意於公不能盡合而會雷震午門西序有言公橫者乃乞休比行上賜公服牙笏以譏意歸無何召復位進兼

太子太師再乞休再召進少師時昭聖皇太后于

上有推立恩而上所生章聖皇太后日重昭聖猶

以故事裁之。上不懌而昭聖之弟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早倖橫燕中所爲多不法燕中少年微知上指乃上變告其詛厭怨望大逆殺人罪下獄按皆誣罔獨延齡殺人頗有狀上益怒遂欲坐延齡反族其家公以爲延齡殺人抵償當而坐之反族不可夫延齡財虜耳何以能反凡數詰問具對如初乃論延齡殺人罪屬秋盡當論公復與其僚方公上疏謂昭聖太后春秋高卒聞延齡死能不內傷痛乎萬一不食有他故何以慰敬皇帝在天之靈上恚謂公自古強臣令君非一若今愛死囚令我矣當自悔不從延和邪延和者初持考敬皇帝相也

上故爲重語，欲以惕止公公，持不已，乃下詔，悉緩諸當論者，而終公與。太后世延齡，得長繫矣。公爲相，務以明。

天子尊信國威，重輔臣體。其初潞州盜陳卿據青羊山，殺官吏中外，頗務姑息，而公獨破之，卒捕誅卿。大同叛，卒殺其將，公薦劉源清、郤承爲大帥，以必得賊爲主，而所薦頗不任帥，賊挾虜以重，僅購其黨，自相殘，得一二主謀者，夏公以撫之說進，而公稍屈矣。公有子中書舍人遜，志賢而天，哭之成疾，乞歸。上謂公胡忍舍朕也，得無以言故邑。邑幸寬之，蓋謂夏公也。公抗辯不置，然自是乞歸，益力。而上益厚公，至手調藥以賜，曰：古有剪髮和藥者，吾手調亦。

庶幾焉。其專精神，加養自愛，以輔朕爲忠之大。公感泣，疾益甚，以歿。誓歸。上知不可奪，乃許致仕。歲給八騶，月俸米八石。公歸明年，上使錦衣緹騎帥視公疾，且促還朝。公強起至處州，疾作歸。再起至金華，疾復作。蓋又三年而卒。春秋六十有五。上時幸承天，聞訃爲哀慟，下書褒揚。甚至贈太師，謚文忠。按公在公車最久，而其成進士僅六載而拜相。天子之所以禮信之者，自明興無兩焉。凡所創革典制，雖上自信以天啟而得之，公者深矣。公博洽典籍，所撰對班班可據，其所以合，非偶然也。公歿未幾，居第侵風雨，力不能飭，而孫多假貸於人，以食嗚呼！此不可

觀公哉、公別號羅峰、所爲名書院者也、最後、上呼羅山、
贊曰、公相而中涓之勢、糾至于今垂五十年、士大夫得信、
其志於朝而黔首得安寢於里者、誰之力也、夫禮失而求、
之心而已矣、王子曰、凡言禮而貴者、其人才皆磊磊、卽不、
言禮亦有以自見、

許文簡曰、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
時俗庸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往、剛愎不回、遭、
遇、聖主、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傅、周宣中興、
嶽降生申、有由然也、

吾學編曰、吾見學士大夫多訾乎公、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迹、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
吏、醵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于凍餒、余嘗過其
門、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宴會之費、楊公文武兼
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
席公早自修檢、才諳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至注措、有善
譽、張公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得柄用、攬才俊、謝
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貴、戢、戢、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
矣、

永史云張璠抗疏言時議欲考孝宗而叔典獻王者
拘定陶濮王陳迹耳漢哀宋英立爲皇烈育之官中猶有

父子之道今 皇上以倫序常立循繼統之義非爲 孝

宗後也稱 典獻以皇叔鬼神旣不安矣稱 聖母以叔

母得不爲 皇上臣乎謂 皇上以繼統而尊崇其規則

可謂以繼嗣而自絕其親則不可 帝熟覽之喜曰此論

一出吾父子獲全矣遣諭廷和曰此論寔遵祖訓據古禮

爾曹何得誤朕廷和曰書生不知國體復持上又云甲申

三月 帝召張璠等詣京都御史吳廷舉恐璠等復倡初

說請勅諸王及兩京耆舊大臣各陳所見以備採擇璠等

復上言統嗣之辯且曰今日加稱不在皇不皇寔在考不

考若爭一皇字則執政必姑以此塞今日之議 帝御平

臺召冕紀宏諭加尊號及議建室。冕對曰：臣願陛下為堯舜，不願為漢哀。上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冕等不能對。時黃綰亦申摠議。帝命草勅加尊號。戶部侍郎胡瓚言：大禮已定，席書督賑江淮，實關民命，不必徵取。上從之。併止聰等。聰時已至鳳陽，見邸報，乃上疏極論兩者之非。且云：本生二字，決非。聖衷所裁者，此禮官陰術，似親之寔外之也。亟去二字，繼統之義始明。帝復命召蔣冕。曰：二人來，必撲殺之。帝趣使來，以席書為禮部尚書。又命必加孝字。去本生母三字。冕爭曰：孝字唯用于祖廟祝文，今稱長子，已竭孝思，復加以孝，有干正統。本生母係勅

諭擬定亦難遽刪。己酉上昭聖冊曰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庚戌上興獻帝曰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后曰本生聖母章聖皇太后。布誥天下。時張璠至東昌見之。歎曰執政欺上。忍至此乎。兩考並稱綱常愈紊。不可但已。又云萼等至京臺諫交章。請與席書並罪。章十餘上。璠請上親臨便殿集執政禮官聽臣等各據典籍面議兩考之非。再詔之。諫科臣張翀取先後章奏。請發刑部擬罪。尚書私語曰若得俞旨。卽撲殺之。帝稍聞。遂陞桂萼。張璠爲翰林學士。方獻夫侍講學士。喬宇言桂萼偏執異說。搖動人心。請罷黜。帝切責宇。遂求去。從之。璠萼列十三事以

上一日三代已前無立後之禮二日祖訓不言立後三日孔子射於矍圃斥爲人後者四日遺詔不言繼嗣五日禮輕木生父母六日祖訓稱天子爲叔伯父七日漢宣帝光武俱爲父立皇考廟八日朱熹嘗言定陶事爲壞禮九日古者遷國載主十日祖訓皇后治內凡外事無得干預不宜假昭聖懿旨十一日皇上于大行壽安太后不得幸天下終三年喪十二日新頒詔宜改正十三日臺諫連名章疏勢有所迫禮官欺妄罪不可道疏入何孟春復爲論條辯帝切責之帝采璵議遣諭紀等去本生字紀復力爭帝御平臺召紀宏珪責之曰此禮

當速改爾輩事君不以忠、朕亦不以禮處、爾輩無君、乃欲使朕無父乎、紀等惶怖而退、又云九月巳亥、帝奉章聖皇太后謁見世廟、帝諭撫臣曰、聖母欲謁世廟、卿謂何如、宏一清曰、國初禮制、皇后初謁太廟、永樂時改謁奉先殿、以正乾坤之位、謹內外之防、帝問璵、對曰、唐開元禮有皇后廟見之儀、國初皇后謁太廟、內外命婦陪祀、永樂止謁奉先、皆當時禮官失考、非祖制也、皇太后中宮宜先見太廟、以補前禮之缺、次謁世廟、以成典禮之全、席書劉龍曰、高皇帝準古廟見禮、爲大婚冊后之制、未及施行、復定冊后止謁奉先殿、璵所引

俱婚禮。今行大祭禮，不可附會。璵、蕚曰：周王宗廟之祭，王服衮冕而入，立東序，后服副禕而入，立西序，九獻各四拜，是天子與后共承宗廟也。皇二毅然舉行，以復古帝王之盛，未爲不可。因具儀以上，席書等不能難，乃請。聖母謁廟，必。皇上同行以主斯禮，從之。又云：初，費宏議：世廟樂止用文舞，隨全何淵言：武舞未備，宜議定。一清詠鑾及侍郎劉龍言：高帝以武功定天下，故奏武德文始之舞。惠文二帝止用文始，昭德世廟不用武舞，未爲缺典。張璵曰：王制祭用生者爵。皇上尊。獻皇爲天子父，樂顧可缺耶？且天子八佾爲人六十四，諸侯六佾爲人三十六。

國朝太廟文武舞各八計一百二十八人、王國宗廟文武
佾各六計七十二人、獻皇在藩已用七十二人矣、今追
王而僅六十四人、可乎、桂萼言周禮以司于掌舞器、祭統
以翟爲樂之賤、蓋音貴人聲、而容貴于戚、則去武舞者、去
所貴也、而可乎、帝曰、爾據經籍推論甚明、朕心甚嘉、不
用武舞、實爲缺典、其卽增之、又云、上與輔臣從容評騭
諸臣曰、張孚敬忠誠才略、但不惜人才耳、人咸服、上藩
鑑、又云、張文忠其徇國之純臣、振古之人傑哉、當議禮時、
舉朝元老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詞、而上援孝
廟近庶、昭聖口、執程朱之成說、至撼門伏闕、哭聲動地、

其景象何似，而以一新進郎佐，屹立其中，不懾不悚，詞嚴氣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孝，張寅大獄，盡割法吏成案，活一家數十無辜之命，以摧蔽主植黨之奸，豈世俗僥僥仙仙者埒哉！既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畧都察院，而申明憲綱，糾正下吏，風紀肅然。任內閣，持議正直，雖屢蒙嚴責，而剴切益堅，密謨謹論，同列多不與聞。清勲感莊田，韋侯伯世襲，罷鎮守內臣，在閣十年，不進一內臣，不容一私謁，不濫磨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爲內閣質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卽奉身而退，衣囊一篋，已渡潞河。既有溫旨，旋踵復入，以行李鮮而內顧輕也。嘉

靖末年華亭當國世亦共以爲賢然莊田美屋跨州郡出京之日大車幾百輛彌月不輟方舟而下連數百艘於文忠何如也霍文敏素伉直不輕予人而獨重文忠以此

太傅席文襄公

席書字文同四川潼川州遂寧縣人弘治庚戌登進士授劍城知縣陞工部都水司主事差督漕船于清江厥著漕船志具見綜理之才通變之學矣十四年改戶部山西司主事歷河南司員外郎會雲南晝晦五日朝命考察雲貴官員書具疏云災異係朝廷而不係雲貴在大臣而不在小臣因條奏時政數千言孝皇欣覽貼置坐右十

八年出爲河南僉憲

德四年陞副使提學貴州時王陽

明諫龍場驛書每學其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事龍
場爲師士始得聞正學焉李禿翁曰卽此一事公之才識
已足蓋當世矣當是時人之尊信朱夫子猶夫子也而能
識朱子之非夫子唯陽明之學乃真夫子則其識見爲何
如者然有識而才不充膽不足則亦未敢遽排衆好奪時
論而遂歸依龍場以驛丞爲師也官爲提學而幸諸生以
事驛宰奇亦甚矣見何超絕志何峻卓况不虞賊瑾之虐
其後乎六年陞河南參政丁憂八年起復陞浙江按察使
九年陞山東右布政使再丁憂十二年補雲南右布政使

十三年陞福建左布政使十六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湖廣尋陞南京兵部右侍郎嘉靖二年南直隸大饑
戶部議發銀賑貸書上疏謂江北淮揚廬鳳諸郡災傷爲
甚蘇松常鎮次之徽寧池太又次之執政始知狀議遣大
臣往賑會書適上賑粥要議衆喜曰此任當屬此公也命
兼僉都御史賑濟江北時饑革塞途至人相食盜賊莫可
制書被命講求時宜謂給散銀米實滋蔽端且饑民命
在旦夕若待編審事定將無類矣設粥則所賑皆貧民乃
將州縣每十里爲一局先發見銀市米爲粥餓民趨之盜
賊漸鮮乃以奏截運儲及戶部所發錢絲粥兩月饑者少

魁始定議銀米間月兼給沾寔惠云甲申春南刑部主事
桂萼以書及方獻夫大禮疏錄奏上下其疏議特陞禮部
尚書初廷臣執議謂今上宜考孝皇母昭聖太后
父母稱本生叔父母上勉從之既下詔終以爲疑書及
張璉霍輶抗議謂上以聖祖兄終弟及之訓入繼大
統非爲人後者尊號宜具實以稱爭論數年幾成聚訟至
是上下書等及廷臣先後所奏會文武百司集議於朝
衆論既定卒如書等言大禮始告成尋加太子太保丙戌
會試知貢舉舊廷試內閣所讀卷多取入一甲二甲九卿
分讀者則以官爵爲次雖好卷亦不能置前列書具疏言

廷試以收人望服士心請 明旨痛革廷試一大弊 上
是其言六年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
學士入典機務未任而疾亟遂卒書才識敏決文章政事
亦卓然可稱其學專右象山而抑考亭嘗著鳴冤錄以明
象山之冤識者韙之

一清誌銘畧曰嘉靖丁亥春二月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
尚書席公以目疾久未愈求致仕先是凡三上疏乞休不
允至是 上曰卿學行才識朕所簡注方賴輔成化理而
卿疾彌留志不可奪特加武英殿大學士以示優異然不
遂欲卿遠去 賜第京師月俸支如故蓋自國初以來文

臣得謝恩禮之優未嘗有是。命下而公卒。是月十日也。計聞。上悼惜。贈太傅。賜謚文襄。諭祭九壇。初喪。文出親製備述。君臣始終之義。聽之感動。給官舟。遣行人馮震護喪歸其鄉。凡葬事。則遣工部主事張淑督有司治之。又官其子中爲尚寶司丞。卹典之優亦前此所未有。嗚呼。上之所以待公者如此。地下有知。亦可以自慰矣。按公之陞河南按察僉事也。歲大饑。撫按議賑。時鎮守中貴甚橫。督修黃河諸工役。股削無算。所在騷然。公曰。第停工役。禁剋削。不煩賑濟也。撫按從之。而民稍安。後遷福建左布政。宸濠之變。公募軍二萬赴援。道聞賊平。乃歸。又建道山書院。

以祀閩中諸賢，皆千古偉事。甲申春，世宗入繼大統三年矣，再命遣官徵公入京。憾公者，乃咸謂賑粥非善，謗議紛起。公疏乞終事。三月，特陞禮部尚書。公疏辭，不允。南北言官交章劾公。公又疏乞休，致以全臣節。溫旨褒答，仍命吏部趣公。五月，公再疏乞休，并上所撰大禮考議。有謫公侵賑濟銀者。公乞差官覈勘。上遣近臣偕戶部及法司會查。已明，公復疏乞放還，不允。使者催趣，相望於道。公不得已，北行至德州。聞百官伏闕，被逮繫。公上疏乞宥學士豐熙等，不許。仍趣其來。八月，至京。陛見，而言官復有所劾。公杜門。三上疏乞罷，俱不允。不得已，出視事。乃上所修

大禮考議四卷、纂要二卷、卽蒙降手勅、加太子太保、賜白金五十兩、紵絲衣四襲、頒其書於天下、梓行之、五月、偶感暑疾在告、目漸失明、又具疏、辭、上遣中官齋賜牲酒、食米瓜菜、來問疾、又賜詩、遣官慰問、以獻皇帝實錄成、進少保、兼秩如故、賜白金文綺鞍馬、公以世廟告成、宜做宋郊祀、覃恩、將先日議禮、獲罪、諸臣從寬、矜貸、詔褒答、又疏舉禮部尚書起復、羅公欽願自代、嗟嗟、公立朝、僅歲有餘耳、居常以卑自牧、至義所在、則勇往直前、無所忌避、言若不出諸口、至當大事、決大疑、發幽折紛、則極其明辯、衆莫能奪、跡其行履、素孚於人、宦轍所至、聲聞藉甚、部使

者剡薦未嘗不及官至侍郎尚書計日可得也而直以議禮之疏與衆不合譁言遂興一倡百和牢不可解公方自信不疑謂公論在萬世不待辯而達禮君子固有先得公心之同然者矣初桂公疏上或勸公宜勿承不然忤衆且得罪公不肯以書質予予復之曰公既實有此疏今安得不承亦據其所見者耳何必同比尚書命下或止公不宜來予曰上命若是公不去恐衣冠之禍起矣比公入朝聖心悅懌上下相安消重禍釋隱憂不可謂無功也是時上方圖新政理公特被知遇假之歲年所建明樹立可量哉天顧喪其明又遇其年使不克大究厥施以沒嗚呼其

命也夫。銘曰：唯士窮經，或不達於政。公以經術飾其政令，析繁舉劇，心得手應，而要其終，卒歸乎正。雷風春撞，衆恃公以定。士有從政，或未闕於禮。公執典禮以佐天子，謂禮弗習，如跣地弗視，羣咻奈何。曰：有人紀，匪衆之徇。唯禮度在已，我求天知，亦求同理。食少慮多，云胡不傷。能喪其目，不能奪其明。煌煌禮書，匪裁曷彰。有命在天，公不起在床。帝聞曰：嗟，我鑑斯亡。曷顯我忠，曷遂我良。辭以誅之。公雖歿，有耿光。稽行易名，無忝文襄。

永史云：席書疏曰：禮官之議舉朝是之，臣未敢以爲是。璠之議舉朝非之，臣未敢以爲非。昔舜繼堯統，禹繼舜統。

未嘗不以替繇爲父也。皇上尊爲天子而父母無尊稱，果人情乎？此非周武追王之心也。今唯定號。皇考與獻帝立廟大內，祀以天子之禮，則大統正而昭穆不紊矣。吏部員外方獻夫疏曰：陛下之繼二宗，當繼統而不繼嗣。與獻之異羣廟，當稱禰而不稱宗。請改。孝宗曰：皇伯與獻帝曰皇考，別立廟祀，草具未上。適南刑部主事桂萼與張璉議合，乃言臣按范純仁論英宗親許爲仁宗子，陛下人繼大統，果許爲孝宗子乎？且孝宗有子，更爲立後。獻帝一子，乃以出繼，皆非也。臣見席書方獻夫皆以具疏，故不敢復贊。迄今未奉宸斷，豈皇上未經覽

邪抑二臣未果上邪謹錄以聞 上曰此關係天理綱常
仍會羣臣集議

太師徐文貞公

徐階字子升華亭人嘉靖壬午中應天試明年賜進士第
三人授編修與告歸娶甲申丁外艱服除復故官會永嘉
張公議撤孔子像下儒臣問狀衆莫敢持異公條具三不
必五不可狀 上以不奉詔罪公廷多申救者得勿問請
延平推官至則毀淫祠朔社學清久繫獄囚以文致入者
咸得平反盜阻尤溪爲亂監司以屬公乃設方畧窮其窟
穴旬日而獲其渠帥并餘黨百二十人滿三載遷黃州府

同知未任擢浙江僉事督學政又三載陞副使改督江西學稱述王文成所著說因像祀焉會皇太子出闕選官

察改洗馬兼侍讀丁內艱服除進祭酒爲籍籍諸生淑慝月朔廷誦之以吉服受淑籍素服受慝籍然有曖昧失者亦務覆蓋之諸生以故人人感激相戒勉久之擢禮部右侍郎尋遷吏部故事吏部官率鋪門示重公以爲不能盡人才破例延訪無倦署部事所推轂不用刻深佞捷者而用愿厚長者常引以爲賢於已當大計所貶退能不以衆口爲定天下翕然稱賢未幾兼學士掌院事尋擢禮部尚書莊敬皇太子薨公議喪禮稱上旨上察公慎勤召直

無逸殿公遂累請立皇太子不報庚戌虜闖入塞薄都城中外震恐公請出罪獄給李珍於獄復其官俾敵胤自效又密言虜間潛入請上還大內備非常上雖難於還而心念公忠會中涓陷虜歸爲虜乞貢上幸便殿問羣臣公曰賊深矣不許激怒許則操左券以責我臣請計緩之上曰何謂緩公曰道辯士風諭以無文故且徵其情實實則令聽命於旣脫爲外臣通貢市往返少日我備完而兵益集虜且退不退從而拒之其勢必得所欲上稱善因請上視朝會廷臣議廷臣皆言貢非虜始意許之愈一小快耳而墮軍威長虜志不可居數日勅王兵集

虜亦退時聶公豹以副使坐法戍豹令華亭公爲弟子悉其才曰欲威虜非豹不可即日薦起行伍爲中丞公上言延安卒善戰而雲中卒善謀宜各用所長上從之時以

朵顏三衛爲虜耳目請顯責之公謂三衛導虜有其情而無其迹罪之不可置之不可不若責以扞圍失職使彼易受而後撫之上以爲然自是言便宜者率密諮公公寔

益任用太宰缺廷推公上曰階素內直奈何中道而棄之外乎亡何孝烈祔廟之議起初孝烈方皇后自九

嬪冊立庚子宮闈之變有翊護功上德之旣崩始謚曰

孝尋易今謚一日上忽諭禮部議祀仁宗而以孝烈

主祔廟公言女后不宜先入廟宜祀之奉天殿別室上
盛怒起公再議公不得已遜言曰祧廟乃聖子神孫事
臣子之心何忍煩上親議無已宜倣古廟數遞加之益
太廟奉先殿各一室令仁宗緩祧而后先祔或可上不
不許竟祧仁宗祔孝烈然天下皆以公議爲正未幾
加少保兼東閣大學士上欲罷入衛卒公言其非計又
請汰營兵老弱者而取其餉以充賞賚倡勇敢皆見納一
品滿三載進柱國太子太傅癸丑主會試時倭事起公上
疏謂將校主戰而守令主守今將校北輒用軍興法而守
令無恙及城潰矣復坐將校死而僅左降守令是文武異

刑而法不一也。民進止視守令，不視將帥。今兵一而民百，奈何以戰守併責將帥？將校履肝肺以死，而文吏持口舌以制，難以責其振矣。夫守令勤則餉時，其守令果則哨探嚴，守令警則間不容，守令仁則兵必力。臣以爲重責守令可也。公又請罷浙江撫臣，與更江南督臣，皆報許。公念虜盜邊土不得田畜，宜大米麥買無所得，而戍卒月餉七錢，僅易粟二斗，時畿甸二麥熟，石止直四錢，可及。將收買數十萬石，石費五錢，可出居庸，抵宣府，費八錢，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約合計之，費中金一兩，而飽士卒一月。其地米麥價且漸平。上如其言，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書傳策。

張翀極論嚴嵩罪狀。嵩念公千吳張俱座主，而董又鄉人，於上前具道本旨所以爲者。上下三君獄考掠無所得，三君遠戍，公獲解尋加太子太師，相嵩所以危公百端，無如之何會。上所居西苑永壽宮災，徙居玉熙殿，臨甚公朝夕傍徨曰：此豈至尊安居所，乃請掄三殿餘材營之數旬而宮成，更名萬壽宮，進公少師，時分宜姦益露，上久而察公忠，密札諮問，交午公所，鮮及分宜矣，居無何御史鄒應龍疏論嵩父子不法，上勒嵩致仕，下其子世蕃獄，戍之，擢應龍五品京職，上雖退嵩而心憐之，忽忽不樂手，諭公欲傳嗣，令擬詔，公謝不敢，而吏禮二部

奏遷應龍通政叅議報可矣忽有旨切責二部臣以應龍爲邪不宜官公爲之闢說應龍得無恙上亦悟輟嵩直廬賜公公旣居首揆盡反嵩政務收人心用物望嚴杜筐篚天下翕然想望風采初嵩在事操權自利六卿皆束手公盡謝却之或謂非宰臣體公曰夫操表掇以睚望者而亦負畚荷鍤耶前是奏軍功率資閣臣公以爲不稼取禾無以示勸自是報捷不復與賞將作大匠徐杲有殊寵上欲崇以宮保公力持祖宗無是法無敢倖端上默然已十五年滿加上柱國固辭公體小惡上親爲調藥溫諭諄切方上熊顯等進長生藥公力言不可修又問公

比日乂何以不下、公謂此曹持紫姓術、實得於衆口、而托之神語、未宜深信。上由此亦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大虜由墻子嶺入寇通州、報至、大司馬楊博以上方有竹宮祠、釐不敢奏、而便宜令關門戒嚴、虜阻白河水、退掠香河、公請亟先備順義、而以奇兵徼之古北口、虜果走順義、不能入、出古北口、遇伏大敗。天子創虜、恨司馬不早計、博危懼、公從容言博悉兵情、盡力縣官。上始解、公以張家灣當天下委輸、請出光祿羨金三萬城之、設一裨將、始爲重鎮。穆宗在裕邸、而景王未之國、愛幸日異、姦人謀欲更樹、公力稱引古今、調護萬端、景王卒就國、異議旋息。

公力也。上下制建霄壇及更興都故宮殿，公第以藏匿爲言，工遂已。天下鹽額、淮揚最重，歲賦六十餘萬金，嵩當國，令都御史駟懋卿出經理，搜積羨得百萬以爲功，遂著額。額不登，商多亡匿，急則雉經，公請仍其舊，流徙悉復，而額盡登。先是分閭以上僨事，輒以緹騎逮，所至爲暴。公在政地，省減十九，其後益不復遣。戶部主事海瑞上書斥

乘輿。上恚甚，逮詔獄，欲殺之。公疏言：瑞草野倨侮，然不過仰恃聖明，以死法直名耳，不如置之，則彼計失。而聖德益廣，瑞以是得毋死。上久疾，欲幸興都，公以保。聖躬防姦，究爲對，語甚切至。上崩，穆宗卽位，公推先。

帝意罷齋醮土木，復諫，諍得罪。諸臣舉士有節行及恬退，久廢者，所草登極詔，孳孳急民和天下，翕然想望太平矣。公明習典制，中外倚重。上欲幸故邸，公言：「祖宗時非郊祀幸學耕藉，駕不出，今諸大典未一行，而先幸故邸，可乎？」上嚴公雖不輟幸，而以頃刻歸矣。亡何，御史齊康受新鄭旨，力詆公，公引咎乞休。於是九卿大臣皆爲公辯，雪而臺諫因劾康，并及新鄭。新鄭竟以此去位。康亦遠謫。而公少安時有中旨，令館臣撰中秋致語，公謂：「先帝新無羣臣，非宴樂時，臣不敢奉詔。」上於是爲罷宴。上謁陵，甫至齋宮，而使中貴以意問曰：「祀在次日，欲輕騎一出。」

觀形勝可乎。公曰：上以祀來乎，以觀形勝來乎，以祀來則先游而後祀，非所以展孝思也。上竟以祀畢出觀。

上欲以太監李用等分監營兵，又命修內教場，勒中貴習騎射。公持甚力。上難公，乃止。一品九年，再滿力求去。

詔慰留，加公伯爵俸。固辭久之，乃視事。上欲幸南海子，

公諫不聽。又與中使李芳忤，遂稱病不出。御史張齊因汙

公姦刑六事，公再疏辭，獲允。公還里，杜門自守。而新鄭再

起，以舊事銜公，乃出其黨爲監司郡守，伺公引繩批根而

生平與公有睚眦怨者，皆乘是侵公公。怡然不校。會拱敗，

獲免。甲戌，孫元春舉進士，每戒之曰：無競之地，可以遠忌。

無恩之身。可以遠謗。咸謂名言。壬午公年八十。今上使
使存問。賜諭優渥。鄉人榮之。公雖材器天成。而實本之學。
自爲諸生。卽從聶貞襄公切磋理道。其後與歐陽文莊公
輩。推明王文成良知之旨。相爲磨淬。然獨不事口耳。而以
躬行爲實際。以經濟爲真功。故其發於事業。光明俊偉。非
俗儒所可彷彿。生平無姬媵之侍。無臺榭之餘。友弟惇讓。
肫肫無偽。田宅錄廢。輒以推分弟姪。癸未閏二月二十六
日卒。年八十一。贈太師。謚文貞。所著有世經堂集二十六
卷。又手校錄程純公言若干卷。公爲文有根柢。嚴於法度。
不爲無益語。王司寇稱曰。世廟如白日之麗天。而忽爲

震雷迅霆公徐劑其震迅之勢而爲霖頃穆廟如白日之麗天而浮陰時時翳之公直解駁其陰翳而復爲白日人以爲知言云

少保趙文肅公

趙貞吉字孟靜號大洲蜀之內江人生而神穎六歲誦書日盡數卷年十五讀王文成傳習錄驚曰予固疑物理之遠於本也今獲所歸矣白二親往從不許遂遍誦六經自求之嘉靖戊子甫鄉薦走謁故相楊文忠里第文忠稱曰是社稷器也明年下第歸太夫人逝泣曰人世幾忽若是遂兼修出世業習靜古剎不懈沐解衣者數年父寶政公

強令赴試、舉禮部、廷對、都御史王公廷相撫其卷、曰：雖治
安策弗能絕也。上嫌其語直、置二甲、尋悔之、乃首列庶
吉士、特旨留館、授編修、公感。上初年銳意聖學、後稍惑
方術、遂上求真儒、贊大業疏、執政不憚、公日與同志徐公
樾、輩切劘踰歲、謁告歸、聞爲多士發明大學、致知本旨、對
士知有問學、出咕嗶、上者自公始也。二年冊封、三年教司
禮監、同修會典、充會試同考試官、又三年遷右春坊、右中
允、管國子司業、事當此時、天下士高者固守物理、紛若射
覆、一聞知本之學、反加詆訾、於聖門性道之旨、莽如也。公
慨然曰：學之不明、未知性也。進論六館士、首揭中庸性道

教爲訓諸士聞之懽然舊習若濯而新是歲爲庚戌公語
當事者曰虜將大舉盍爲防禦計八月虜果闌入古北口
由通州薄都城公乃上破虜疏是時虜方有求貢媿書入
朝上詔禮部尚書徐公階集百官議日中莫有發一語
者公獨出大言曰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旣許貢則虜必
入城要素不已卽內外夾攻胡以禦之徐公曰足下必有
奇畫公曰爲今計請主上出御正殿下詔引咎錄周尚
文之功以勵邊帥釋沈束之獄以開言路輕損軍之令重
賞功之格飭文武百司共爲賊守遣官宣諭諸將監督力
戰其他無可爲者上已偵知公言手詔嘉公壯猷陞左

春坊左諭德兼監察御史領勅宣諭并給銀惟所措然勅
未有督戰語可統攝諸將以行也公以請于相嚴嵩嵩故
有郤又其黨趙文華素銜公冀相齟齬而甘心焉故不與
事權卽兵曹一護卒不可得時虜騎充斥公單騎出城先
詣總兵仇鸞營次過諸將宣上旨激勵付賞功銀一時
將卒感奮惟趙國忠一營駐沙河隔虜則屬鸞傳諭而公
以詰朝入城復命方公之入也仍欲上請督戰已撰有疏
草矣而鸞陰畏公至遂令人請備膳疏故爲遲之公入朝
趣疏不來獨以宣諭事畢奏上上怒謂公領銀未覩措
置第爲尚文東遊說詔錦衣速杖落職補廣西荔波縣

典史癸丑量移徽州府判稍遷南吏部文選司主事未至
進郎中乙卯陞南光祿寺少卿遷南通政司叅議先是嵩
已嗾吏部推公藩叅因上問趙某何在故有是遷丙辰
陞南右通政明年陞南光祿寺卿聞三殿災公移書執政
言大工復作不宜提編加賦重困民嵩見大忤又三年乃
陞公南戶部右侍郎時公已聞訃歸服闋改戶部右侍郎
抵任上屢遣代祭示優眷嵩滋不樂亡何有建議薊州
增設戶侍一員督糧練兵者嵩以屬公且及公酒詭曰是
行非公不可公曰人臣之義歟生以之復何諉哉酒半公
徐曰今欲戶侍督糧督京運乎抑民運乎若二運已有職

掌卽部中與出薊州何異添官徒增擾耳况兵之不練其
過宜不在是縱十戶待出無益練兵也嵩作色怒且罷適
嵩在告上手詔次相徐公問薊州事徐對以查理當用習
遊糧者吏部因得易管理爲查理而以林侍郎行嵩出愈
忿公而詬林侍郎嗾其黨張給事益劾林不數日并劾公
竟奪官去公平日持論以二氏學通吾儒謂必出世乃可
經世道汴遊嵩高抱犢伏牛諸山巡撫蔡公汝南逆而問
學公遂列爲圖明三教之所繇起曰儒者見之曰僊仙者
見之曰仙佛者見之曰佛其實一也蔡梓以傳公家食多
居玉溪莊嘗爲諸生申致知之旨又爲講說人心道心精

一執中、大要以中卽性命、卽天則也、而後儒乃不識中爲何物、至以爲物、物有之、是有同於刻舟之愚、雕形之苦、殊失其旨、丙寅、肅皇帝崩、公哭最哀、曰、先皇帝知我、隆慶收元、詔起公吏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實錄副總裁、會有言幸學、祭酒坐講、當預擇耆德攝之、遂奉旨、以原官蹙掌國子事、八月朔、駕幸學、賜坐、講禹謨、后克艱章、上見公開發精明、音吐洪豐、大爲感動、問之、知爲新起用臣、益喜、尋命解監事、充日講官、先是北虜陷石州、公與執政數議邊事不合、乃求補南禮書、旣行、御史李惟觀、南戶科給事岑用中、交章言趙某居啟沃之任、

可以格心贊治，不宜置遠。地道上傾，講筵無公，不悅。諭曰：前年高往南京者，仍今日講，遂復以禮部尚書兼翰學，協管詹事府事。戊辰三月，公還京。會文武邊臣建議欲招練南兵十萬于張家灣，公執不可，曰：曩南京建振武營，致大變，今乃欲建十振武營於都城側，況燕薊乃戎馬場，豈藉南兵當事者寤，遂移練兵于薊鎮。惟揀南兵三千教鳥銃，識者謂爲得算。頃之奉命教庶吉士，仍充講讀纂修。又命代祭先師孔子爲皇太子千秋講。唐太宗諭太子章，賜齋無虛日，時薊鎮奏修敵臺幾千座，公以爲徒費無裨戰守，因講語中力言之，語具爲執政格，不得上。公遂邑。

邑懷去志而

上之眷用意益切尋詔以原官兼文淵閣

大學士同諸臣入輔大政一日于講筵謝上面諭盡心

輔佐公稽首對臣敢不竭股肱之力効忠貞之節第近日

朝綱邊防多廢壞臣欲捐身任事惟陛下主之上色益

喜于時上多恭默而面諭公者再羣臣謂自臨御以來

所未有翌日御便殿手詔閣臣謂公已有年常同任閣事

又撰勅令中貴捧詣閣下皆特典也先是大同邊臣棄城

走爲巡按暨科道所叅而閣臣未有言治罪者公謂宜照

元年山西失事例治之執政不得已乃行巡按覆勘公爲

是遂註籍不出上聞溫諭遣醫賜羊酒瓜菜公感上

聰乃上疏乞解贊輔重任退供講職且言大同之罪惟

祖法國是公論清議八字勘之足矣今兵部與閣臣俱仍
姑息臣欲爭論而力不能故懷慚思退 上亟慰留之是

日 上以原票還閣中改擬有不襲昔年虛套之論而閣
中猶以將才難得題復 上姑兩解之然信公益篤明年

庚午上言遵祖制收兵權以飭戎務略云我 朝內外兵

分隸五府乃 高皇帝定萬世太平計俾免前代權臣握

兵之害永樂末年因聚府兵北伐旋師後遂結營團操乃

以三千神機二營附之因號三大營其實皆五府兵也正

統末年嘗變爲十團營弘治間又加爲十二團營正德間

又添置東西官廳。然五營之號未泯。而五府意猶存也。至嘉靖庚戌。嚴嵩欲爲賊將仇鸞地。遂請特設戎政廳。括內外兵籍。鑄總督戎政印。授鸞夫以五府外。而別立一廳。則盡變太祖分府之意。以十餘萬衆而統於一人。則盡變成祖分營之意。向使鸞誅晚。則時事之危。未可測也。合無將見操官軍九萬人。分爲左右中前後五營。各擇一將統之。責令開營教習。仍以文臣巡覈之。每歲春秋校閱。凡將官能否。軍士勇怯。技藝生熟。皆得奏聞。而賞罰行焉。要令五營齊成精銳。有事則領勅將兵於闕外事畢。則結印歸卒於營中。如是則太阿之柄。獨持於上。而犂較下有數萬。

精兵隨所用而可矣。上曰：分營練兵，乃祖宗舊制，遂下廷臣議行。時本兵兵科挾前大同事，議遂蜂起，反失公建白本意。上以公兼掌都察院，加太子太保，時閣臣高拱兼掌吏部，方欲挾權籠制諸臣，意假公爲分謗地，故推公兼院事。已而本兵霍冀被科臣論劾賊私，疑公前議大同及已，乃於求退疏中誣公主使，公疏辨，欲付法司究問，以糾官邪。且兩上疏乞休，上不允，乃請給假回籍遷葬，不允。拱尤銜，故相徐公欲中以危法，疏言當時議軍臣，假托遺詔，凡先帝所斥，如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加超擢，死者贈官廕子，是仇視先帝，近於無君，又引弘治間

彭程事欲有以治之公拂衣起曰若是則將如宋奸黨碑矣拱色變強留公乃共改票止於吏部通行曉諭而已又因公言去大獄字拱以是迄不得逞於徐公後又以故錦衣陸炳爲徐姻家已嗾張御史追劾炳而刑部以炳一品爵例在應議列當請勅三法司集議定之奏下閣中擬票是日拱遲公久不至旣至欲從容商之拱遂徑擬削爵沒產自是拱與公勢不兩立矣亡何宣太督撫王崇古等奏俺答孫把漢阿吉等人降公語輔臣李公春芳曰此邊疆幸事已而本兵奏上李公票旨僅曰是公曰大約浮言謂恐開邊釁然自俺答橫行五十餘年每年邊餉數百萬何

年無繫繫不在納降也。惟當請覈與降人官職。慰來者心。其制虜機宜。一付之督撫。乃同改票如公言。與那阿吉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時虜求封貢。朝議忿然。獨公力主其議。亟令督撫姑置封貢事。徐議之。第令俺荅速獻投虜叛人趙全等九人。易其孫去。且當慎交質。防虜劫盟。又貽王書曰。吾外憐。悉怛謀之附人。內恐李文饒之失助。公爲邊計。篤切類此。先是給事中張齊者。爲拱。劾徐公。而王都御史因訐齊。賊罪抵戍。後齊倚拱。辨復。力擊王。與毛司寇欲因以傾徐。乃奏行法司。而刑科給事中舒化。叅寢不得行。拱懷怒。思一逞。於是考察科道。旨從內出。公口是將倚。

法爲報復計也。疏請止之。拱聞卽上揭。謂有成命。不當中止。公遂同赴吏部。有給事中吳時來者。故嘗劾嵩父子。謫戍起用。守伉直。不附拱者也。拱銳欲去之。公獨不可。爭至日中。拱知公不可奪。竟從公。以故臺省名士。得全者衆。然拱益恨公刺骨。嗾心腹給事中韓楫。枉劾公。公疏懇乞歸。且曰。願上放臣歸田里。令拱復還內閣。毋久專大權。樹衆黨。別選老成掌部院。庶上不悖祖訓。下不紊職掌。上雖眷公甚。而拱交通中外。亟謀逐公。天子不得自持。遂允公暫還。時論惜焉。公行後。虜果還叛人趙全等。獻俘禮成。上以公與議。廢一子中書舍人。明年春。公抵家。諸

門人請設教聖亦寺會 穆宗大漸公哭臨至哀毀成疾
乙亥遂杜門不復會講第擬作二通遺諸門人內篇曰經
世通外篇曰出世通二通各分二門內篇門曰史通曰業
通外篇門曰說通曰宗通內通之門八部史通部曰統曰
傳曰制曰誌業通部曰典曰行曰藝曰術八部具而百代
九流之緒備矣外通之門四部說通部曰經曰律曰論宗
通部曰單傳直指四部具而頓漸半圓之旨悉矣所貴俾
三千年未經折衷之籍聚爲一書以俟來哲是歲十月卽
開局編述乃爲文祭諸聖賢告始事其略曰身居臣子之
地每懷經世之憂心慕道德之門時發出世之願邇來垂

白謝事、忽生勇猛、乃取舊書、以類臚列、隨文點布、各就部
曲、約要而言、經世者不礙出世之體、出世者不忘經世之
用、然後千聖一心、萬古一道、聖人憂世之念、可少慰矣、詎
具公內外篇都序及貽曾巡撫書中、至冬末疾作、輟編、丙
子三月薨、春秋六十有九、計間上輟朝、諭祭、誥贈少保、
謚曰文肅、公孝友天至、從總髮與弟蒙吉自相師友、剛忠
英偉、稱其氣貌、解禍卽身任天下、憂先一世、雖百挫不回、
至其問學淵源、上探堯孔之微、而并包逮於伯陽子羽、爰
達泥洹、雅自命曰經世出世、其古之博大人哉、荀楊諸子
未足窺其奧也、其文章不襲人、後而博辨雄深、要歸于道、

所著詩文若干卷、進講錄若干卷、行于世。